



回禪餘外

~ 16
1088
6



和6
1088
6

永覺和尚禪餘外集贊實卷六二

祖贊

諸祖道影贊有序 有序 贊實卷六二 此所載之贊自橋陳如至濟顛終一百二十八尊考之第一卷諸祖道影傳贊序曰



一百三十餘尊則未足也蓋謂卷尾有脫簡中抑又別有故乎真不可說祖庭事苑第二卷曰逸當作貌墨角切容也逸遠也非義又見事苑第六卷○投子同禪師僧問僧蘇為甚麼逸誌公真不得師云只為看他面孔云不看他面孔時如何師云是其麼見禪林類聚真像門又空谷集第十二則虛堂集第四十一則可并考之水中撈月同安察

永覺和尚禪餘外集卷六



侍者道順太冲錄

祖贊

諸祖道影贊 有序

真不可逸逸者非真影不離形形實非影若從有影迹上揣摩奚啻水中撈月若從無影迹上揣摩猶是空裏生花有無既去畢竟作麼生普化盡力翻个勦手誌公出手勢破面門將知費了多少鹽醬雖然如

祖餘外集卷六

分別子者卷六二

三三

禪師十玄談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漚始應知見諸祖偈頌上卷普化勸手槃山積禪師將順世告衆云有人邀得吾真不衆或將所傳頂相呈似皆不契時普化云某甲邀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化遂打蒲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見類聚真像門曰龍牙和尚作半身寫照其子報慈匡為之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飲全露二老洞山悟本兒孫也故其家風機貴回互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墮今時而匪化匠心獨妙語不失宗為可貴也

僧寶之始

僧寶之始守遂禪師四十二章經註曰橋陳如五人佛初出家雪山修

是事無一向方有多門今此猶慕虛空之窟自指點夢幻之行蹤已朽葛藤重為扶起積年賊物盡底撇開其於已往諸祖果是一耶是二耶但是一等之機法緣在茲莫道全身未露便已觀面相呈了也可呵不因夜來鴈怎見海門秋

誌公勞破面門廣註于下寶誌木子贊

全身未露林間錄上卷

僧寶之始

橋陳如尊者

歌利揮劍早已說破鹿苑初唱唯師首和一個耳聾

道淨教王命家族三人阿濕婆三跋提三摩訶男舅氏二人一橋陳如三力迦葉五人隨衛後各捨鹿苑共修異道世尊始成正覺先為三轉法輪五人皆獲果證僧寶之始也○由是則所謂僧寶之始四字若系於橋陳如一人取不系於迦葉已下諸人也看者可知焉度五比丘事見過去現在因果經第三卷

一個話隨熱瞞大地居僧上座

麻韻去色過韻

橋陳如尊者

歌利揮劍大藏一覽忍辱品曰法苑云賢劫中有王名歌利與內官眷屬林間娛樂王倦必憇諸女因尋花菓遇見忍辱仙人在彼林中安然靜坐便馳趣之皆集其所作禮而仙人即為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厭思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皆應厭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仗劍求覓見彼圍遶仙人而坐王大瞋怒問之誰耶何誘諸女答曰我是仙人修忍辱道王念此入見我瞋故便言修於忍辱我今試之汝得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語汝是未離欲人何觀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王令可伸一臂試能忍不仙人便伸以劍斬之再問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復令更伸一臂斬之王如前問仙如前答如是斬兩足及兩耳鼻王心既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被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我未來世得菩提時不待汝請最初度脫當知忍辱仙人者即今釋迦是歌利王者即今橋陳如是橋陳那聞已極懷愧○此說本出法苑珠林第九十九卷諸經要集第十卷彼引新婆沙論鹿苑初唱佛於鹿苑初為陳如說四諦得道其事見過去現在因果經第三卷并釋迦譜第四卷耳聾話隨愚謂陳如等

聲聞衆聞華嚴圓頓法時無悟即是一個耳聾也遇廣苑偏漸教時得解即是一個話墮也此八字未穩當今強解之別有道理也未可知矣

初祖迦葉尊者

初祖迦葉尊者

二下十四尊見傳燈錄卷一

微笑而作論語

曰三嗅而作

作此曰而作筆法相似

死柴頭火揚岐會禪師

上堂曰薄福住揚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見

會元第十九卷

二祖阿難尊者

齊一變至于曾論語雍

也篇曰子曰齊一變至于

於魯曾一變至於道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三祖會元第一卷曰三

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

羅國人也亦名舍那波

禮儀外集卷一

一花纔拈千聖膽落遇無知漢微笑而作死柴頭火
今古輝燦還是禪宗初祖麼錯
聖賢
正法
大火不得外
唐韻入戶鐸韻

二祖阿難尊者

百千佛法舌根吞吐多聞總持何為禪祖倒卻利竿
老婆心苦雖然莫道齊一變至于曾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青林懸記瑞草如期尊者崛起生乃應其時以毒破毒
大權多門
多一
凡今得此一品
瑞草生

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

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

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修生時

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

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

情及止此林降二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事於毗利國

得優波迦多以為給侍因問迦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

髮已白為髮白邪心白邪者曰我但髮非心白耳迦多曰我身十七性十七也尊者知是法

器後三載遂為落髮授具

四祖優波迦多尊者

四祖會元曰四祖優波

迦多尊者毗利國人也

亦名優波迦多又名耶

波迦多姓音陀父善意

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眾由是魔宮震動波迦多尊者正世化

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

五祖提多迦尊者

五祖會元曰五祖提多

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

龍何能窺施地建刹返被渠印破面皮

四祖優波迦多尊者

是十七非十七話分兩極著甚麼急震動魔宮成夢

事室籌充滿曾無一畢竟有甚長處眉橫鼻直

五祖提多迦尊者

一籌置於石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

梵語提多迦此云通真
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
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
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
泉涌湧溢四流後遇
多學者為解之曰寶山

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後至中
印度彼國有八十大仙於邊地為首聞尊者至率眾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何人
陀山授我仙法師遂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離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
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何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
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眾始生我慢尊曰示大
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

六祖彌速迦尊者

六祖會元曰六祖彌速
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既
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
國見維摩之上有金色
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
大士為吾嗣乃入城於闍闍
闍有一人持持酒器而問曰
師可友
未欲往何所和曰我自心
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
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
曰耶識我不

我師出纏智猶彼出屋日至今尚自仰餘輝不是其
人見如漆呵呵此蓋夢話原非真實炤燭有無俱莫
識不見令令見狂風

六祖彌速迦尊者

昔生梵天既逢親友支離累劫是誰之咎究債相逢
落這窠臼原來一步不曾移始識三三原是九

祖曰我即不識識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復示本因彼說偈曰我從無量劫至
于生此國本姓頗羅隨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
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隨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
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
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

七祖婆須密尊者

七祖會元曰婆須密尊
者北天竺國人也行化
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
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
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師
論義祖曰仁者論說不義我
即不論若論義終非義論

七祖婆須密尊者

金雲浮蓋航聖之土手中執器還家之路說法等處
空分明落分疏豈容梵主帝釋卻來當面塗汗正好
劈脊便打度幾于佛懸記不相孤負

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露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
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非法即入慈心三
昧時梵天帝釋及諸天眾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宣佛
地尊者從三昧起示眾曰我所得法而弗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
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

希史夏雪雲三世遂存鉢孟按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八祖會九曰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空須密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

化至提伽國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讀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待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默密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默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即是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貧識汝本心非舍亦非離伏默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狹路相逢仰山插鉢話南嶽法輪禪師頌云狹路相逢不及插下鉢時又未立過得橋來岸上行始覺渾身泥水濕見從容錄第十五則又見會元楊岐章

此云正行

九祖伏默密多尊者九祖會九曰九祖伏默密多尊者提伽國人也

九祖伏默密多尊者

雖曰未言已示其意雖曰未行已詣其至針芥相投

九祖會九曰九祖伏默密多尊者提伽國人也

姓毘舍羅既受八祖付

真沒已鼻便行七步卻落第一

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為法器今遇尊者可出家祖即與落髮授戒錫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針芥相投此文見圭峯圓覺經疏序鉢曰經說佛問迦葉答言甚為難也佛言正因正緣得相值遇更難於此

十祖脇尊者

十祖脇尊者

海榮海律

十祖會元曰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

祥光燭座腥臭早露脇不至席脊染鐵鑄坐金色地敷破坐具還有真實義廢七錯八悞

生初將誕時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

眾既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眾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來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答曰我心非住祖曰汝何處住答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之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相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

此云正行

十一祖富那夜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尊者傳
燈會元等，多字作奢宗。

○會元曰：十一祖富那夜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而作證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平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銘我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錫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師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首情替首，歸依，遂求剃度。

十一祖富那夜尊者

汝非諸佛，諸佛亦非，只此一語，便堪授衣，踏翻金色地。觀破佛祖機，說甚麼覺花成，大似枝上生枝。

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而作證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平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銘我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錫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師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首情替首，歸依，遂求剃度。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會元曰：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為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著會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小地，祖謂眾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說不見，俄從地漏出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昔曾見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得已，覺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小島，祖嚴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螞蟻，若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夫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藏海，祖問曰：汝名誰？眷屬多少？曰：我名，必昆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為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如昆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眾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

十二祖馬鳴尊者

不識是佛，佛不可識，這裏撞著，銀山鐵壁，一朝錫解，不始識，秤錘有汁，露出空中，小牙摧伏，大幻冤敵，意空起一場是非，到底魔佛難辨。

為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昔曾見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得已，覺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小島，祖嚴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螞蟻，若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夫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藏海，祖問曰：汝名誰？眷屬多少？曰：我名，必昆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為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如昆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眾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

十三祖迦昆摩羅尊者

十三祖會元曰：十三祖迦昆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

十三祖迦昆摩羅尊者

神力能化巨海，果是何等妖異，忽然識得性海，看來只同兒戲，是魔是佛，總虛間，百千神力，俱拋棄，擒得毒龍，來作子，果然不枉作馬鳴之嗣。

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

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主名龍樹當為龍象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眾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在神足祖曰吾非至實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然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象俱授具戒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四祖會元曰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

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

十四祖龍樹尊者

那伽刺樹那

當場現月輪此實不容已抵這畫餅子觀著千萬里

非色亦非聲誰人敢輕擬唯是嫡骨兒方不負斯旨

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遂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祖曰汝等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觀祖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摩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觀安能辨識擬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圖

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擬非響已彼眾聞偈頓悟無生成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為剃髮命諸聖授具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五祖會元曰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

國人也姓尾舍羅幼求

福業兼樂辨論後謁龍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已下十三尊傳燈偈二

以針投鉢是作賊漢觀滿月輪止得其半指木菌之

前因示比丘之後患打草祗要蛇驚了我家之陳素

樹木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觀之即以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即為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眾曰今此端者現佛性表說法非聲已也祖既得法後至迦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津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喉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過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信意故報為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人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除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今之相遇蓋住宿因耶與剎髮打草祗要蛇驚書故事第十一卷曰懲此警彼打草驚蛇王曾為當金令驢背為後會稽民運狀訴燕貪賄曾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十六祖羅睺羅尊者

十六祖會元曰十六祖

羅睺羅尊者迦毘羅

國人也行化至室羅伐

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

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

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

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

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

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

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

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

與衆同之經三七日方

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

心定耶提曰身心俱定

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

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

金體常定

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

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

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

入言金出金非動靜祖

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

若金出井在者非金金

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

義不然提曰彼義非前

祖曰此義當隨提曰彼

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

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

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

已成我無我故復成何

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

汝義提曰仁

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

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

我難提以偈讚曰誓首

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

者無我故我故師仁者

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

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

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

心意豁然即水度脫祖

十六祖羅睺羅尊者

藉樹頭耳聞世外調佛誌不虛祖燈斯紹窮金河源

垂千仞釣竿來一鉢梵天飯難免作家傍笑

十年所

應好神道

美言不實信人切大

夫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彌變爲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且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變樹木減小百餘年世界丘壘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說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祖內外云何起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七祖會元曰十七祖

僧伽難提尊者室羅伐

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

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

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

母曰誓首大慈父和南骨

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

慈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

不食乃訖其在家

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

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

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

居王宮胡爲出家

一夕天光下曠見一路坦

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

大岩前有石窟焉乃靜寂

于中父既失子即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飲大衆聊應時節若眼是何滋味儘教大地結舌

此等山陽產鐵者隱必有磁石也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此四散中相見

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谷

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

擴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

一丈天光下曠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岩前有石窟焉乃靜寂于中父既失子即

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

一夕天光下曠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岩前有石窟焉乃靜寂于中父既失子即

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

一夕天光下曠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岩前有石窟焉乃靜寂于中父既失子即

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年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後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金出家祖攜至木處授其戒託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耶法眼傳口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 故疑世榮孟子盡心上篇曰毋視素天下猶棄也 法華經譬喻品曰佛為王子時棄國捨世榮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八祖會元曰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有聖音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浴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含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眾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悚然即時開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遂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後後一千九百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法化今女直吾應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持鑑而來好真打破諸佛之機是甚殘唾非風非鈴指歸這箇也似糊孫上樹不免一狀領過

漸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陽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不生 打破雲蓋本禪師僧問人人有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云打破來向你道云打破了也師云胡地冬抽筭見禪林類聚鏡扇門 一先領過碧岩集第十二則有此語古語眾人同罪○莊子德充符篇曰自狀其過註曰狀述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十九祖會元曰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為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初和闐橋尸迦說般若波羅密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為導師以維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繁疾瘵凡所管作皆不如意而我弟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成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聞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下覺不覺依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然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風善說法般若之力遇毒惡手當場指出忽然摸著鼻孔莫道無人虚空逼塞雖然一捷便就卻也遲了

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繁疾瘵凡所管作皆不如意而我弟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成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聞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下覺不覺依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然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

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開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礙決不決一槌便就永明心賦曰猶師子就人之機理標徑直如玉索一錘之器言下全通註曰王素靈器類是一錘便成第二第三錘成者不中進此喻一曰之下便契無生不須再問落於陰界又見祖在事苑第五卷

二十祖奢夜多尊者

二十祖奢夜多尊者
二十祖會元曰二十祖開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罽羅國敷揚頓

二十祖奢夜多尊者

因形現影，逝流尋派，宿慧頓發，默契厥元，體本無生。
法有何言，有為無為，夢裏徒喧。

教彼有善惡者尚論為之首者名裴修盤頭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眾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眾曰尊者慈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將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紋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礙於東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去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會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此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後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迷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况今獲說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眾德當繼吾宗蒙善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二十一祖會元曰二十

二十一祖會元曰二十
一祖裴修盤頭尊者羅闍城人也年至十五禮

二十一祖裴修盤頭尊者

秋水明月，折崖寒雪，漁翁睡醒，向前汀，始識夜來舟。
暫歇黑如玉，白如鐵，誰人敢向當頭說我師，逗著便知歸，果然賢仲非饒舌。

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各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羅王問祖曰羅闍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生有二神力士出家繼聖師王之次子摩羅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碍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賢仲書言故事第一卷曰言父兄弟曰賢伯仲詩何人斯篇曰伯氏吹簫仲氏吹箏箋云伯仲喻兄弟也和姪壤荒○兄曰無者弟曰天親其事當記下天親菩薩贊○私曰此贊不易解當考二十祖贊中所

引之事而會其意也

二十二祖摩訶羅尊者

二十二祖會元曰二十

二祖摩訶羅尊者那提

國常自在王之五也年

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

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

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向

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

行道處見一小塔欲取

供養眾莫能舉王即大

會梵行禮觀兜術等三

眾欲問所疑時祖亦赴

此會是三眾皆莫能舉

祖即為王廣說塔之所

因今之出現王福力之

所致也王聞是說乃向

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

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

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

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

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

往化得度曰師應遊十方

念當至寧勞生耶祖曰

然於是焚香過語月氏

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

彼國教導鶴勒那道果

將證

祖自知之時鶴勒那為

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

偈忽觀異香成穗王曰

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

土傳

佛心印祖師摩訶羅將

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

神力何如曰此師遠承

佛記當於此土廣宣化

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

禮祖知已即辭得度比

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

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

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

白有弟子龍子者幻而

福餘外集卷六

二十二祖摩訶羅尊者

誕質王宮達茲玄奧深奧法本無礙宛同幻泡應佛懸記

分燈化導降香鶴林火必就燥性思相全

鶴衆祖曰汝弟內劫中嘗為比丘當起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業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起會自汝檢生趣生轉札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衆相隨鶴勒那問曰以何方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方境轉轉處實能隨流認得性無憂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三起塔就燬易乾卦來書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持環而來不為別事人為鶴師宣行異類冤債相逢

香結成穗一日聞偈知歸鶴衆釋然遠離

二十七佛金幢即夢須弥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夢年二十一出家三十遇摩訶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不足龍子早天有元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既師既逝無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用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即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象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貫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

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服付囑於汝善自護持

二十四祖獅子尊者

四祖師于比丘者中印

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

遊至至闍闍國方求法

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

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離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觀之即以手授曰可

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眾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為海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瓔珞位

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即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

師密有懸記惟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獲普潤未際偶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

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祖說偈已以僧伽梨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

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闍闍時本國有外道二人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連等諸目法

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

素端心三寶何乃橫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法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

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怪

於頭王即揮刃離尊者首白乳漏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隨地七月而終太子耆耆數曰我以何

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即為耆耆廣宣宿因解其疑網遂以師子尊者報體

而建塔焉廣宣宿因見傳法正宗記當并考焉

二十四祖獅子尊者

道不可求用即非功達本無作祖脉潜通昔有異氣

應在汝躬頭落臂斷彼此蘊空切莫道是冤債相逢

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即為耆耆廣宣宿因解其疑網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廣宣宿因見傳法正宗記當并考焉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神劍本銜拳珠自瑩其來有因時後懸印時當難起

傳衣表信久煉愈明真嗣始定

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

在手遇師半食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商天至中印度彼國主名迦勝設禮供養祖忽面北

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半尊者今日過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麓臨山谷時彼國王名

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力充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髮嬰疾若祖乃為

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後六十載德勝即位復信公道致難于祖不如密多以進諫故囚王處問

祖曰予國素絕妖詭師所傳者豈是何宗祖曰王國昔親實無邪法我所傳者即是佛宗王曰佛

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

曰予聞師子此立不能免於形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逢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

承王曰素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師

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

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

為何事，密多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密多曰：當為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如
昨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附後懸印]此事見從容錄第
五十二則。周顛事本出通鑑綱目，晉元帝永昌元年。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大祖不如密多尊者，南
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
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
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

外道為山癡禪之力，觸者無心，自貽伊戚，俾歸真乘。
反曲作直，故人忽逢，二五一十。

長八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觀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憶恐，王遂
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取何瑞之有，即鳩諸徒眾，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
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水火何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
來何為？祖曰：將度眾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
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慰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
演說法要，俾趣真乘，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失父母，不
知名氏，或自言纏絡，故人謂之纏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輟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即
答曰：汝行何緩，或曰：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纏絡童子，首於

前祖曰：汝憶往事，吾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
契昔因，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
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
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自貽伊戚，此語出詩小雅，小明篇。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
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
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
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

不是勢至，換作勢至，從因緣來，為法之寄，常轉妙經。
宣落文字，兩手放光，更沒巴鼻。

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
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一，於諸
寶中，法寶為上，祖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眾皆號絕，唯第二子菩提
多羅於榻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
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
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祖因東印度國王請，往齋次，王乃問諸人

盡轉經唯師為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眾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

賴有作家下毒手會元達摩章曰光統律師流支三藏競起言心數加毒藥

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

航海而來不為別故踢翻窠臼英雄失據面壁九年是何門戶也可笑也可惡賴有作家下毒手只得隻履西歸去至今流禍未曾消盡墮一千七百之數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教渠覓罪不可得會元慧可大師章曰至北齊天年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輒未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負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值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新臂安心三拜得髓如空合空是何道理教渠覓罪不可得畢竟更無別旨雖說轉轉相傳卻似無風浪起

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持經二載祖乃告曰善哉達摩達身既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

三十祖僧璨大師

僧璨大師會元曰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

三十祖僧璨大師

覓罪不得家破路絕寄跡空山形單影孑不是其人何敢饒舌晚得童子皮卜有血

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屢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道信大師會元曰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宿習解脫門早佩祖師印吉水城邊賊膽驚破頭山

縣生而起異幻慕空宗
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
嗣祖風攝心無寐不

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載領徒眾抵吉列直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祖慈之教念摩訶般若時賊眾望雜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卻返斬春佳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得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後身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巖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弥如欽慕就賜金繒以遂其志

上法雷震皇詔四徵不出山始知道人不用命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弘忍大師會先曰弘忍
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
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
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
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運汝過法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
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來時有約生處難稽莫道無姓還渠自知黃梅果熟
任風吹一卷金剛成露布惹得獼猴便授衣

婦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去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眾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因拋濁
港中明日見之湍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
此子缺七種相不違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法寶壇經行由篇曰五祖忍大師
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又曰慧能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對曰弟子
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猴若為堪作佛慧能
曰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露布祖庭事苑第六卷曰
不對詔表曰露布又見書言故事第九卷 獼猴山谷過洞庭青草湖詩曰行矣勿遲留蕉林退
獨撩註曰時山谷赴宜州賦所嶺南多蕉林其與獼猴相接字彙曰獼魯槁切音老西南夷名夷
獼見後漢書西南夷傳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慧能大師 此贊當考法
寶壇經等而會之矣以
易見故不煩贅于此
烏近金山無異色水明
心賦曰如切利雜林塵
作差殊之見猶須弥南
面純綠金色之光註曰須弥山南面純現金光雜色之鳥投入山時皆同金色如方法歸心皆同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這賣柴漢一字不識撞著金剛成粉末三更直入黃
梅室真是舉網張風更論甚麼軌則從茲甘露遍寰
中鳥近金山無異色

心法故。○涅槃經第十八卷曰：須弥山王，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玻璃。若有衆鳥隨所集處，則同其色。

牛頭山融禪師

融禪師得法於四祖道信大師。○會元第二卷

曰：牛頭山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闕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出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鶴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遠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辭

牛頭山融禪師

寂寞空山禽獸作侶，賴遇作家坐斷佛祖。狼蹤虎跡

無尋處，遂出日輪。正當午，前日後日爭，幾許問取菴

中主

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觀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替首請說真要。○禪林類聚花果門曰：牛頭山融禪師，未值四祖以前，居牛頭山棲於北岩，感百鳥銜花，日以供養。後四祖來廣說法要，遂乃開悟。此後百鳥不復銜花。後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為甚麼百鳥銜花獻泉云：為渠步踏佛階梯。云：見後為甚麼不來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嵩嶽慧安國師

慧安國師得法於五祖弘忍大師。○會元曰：嵩嶽慧安國師，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偏歷名迹。至嵩山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祖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訶鉢，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為門人白，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尔萬回小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

嵩嶽慧安國師

據少室座，東黃梅印，鈍置南嶽，持拏萬乘，入水始見

長人，末後猶提正令，猖狂語無人會，野火却能聽

遺命

遺命。○會元曰：嵩嶽慧安國師，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偏歷名迹。至嵩山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祖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訶鉢，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為門人白，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尔萬回小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

尸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門入道，音昇置材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已紫，留於官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入水始見長人，祖庭事苑第一卷曰：按耀禪師錄，唐武后召嵩山老安，北京神秀入禁中供養，因澡浴，以宮傭給侍，獨安怡然，無它后歎曰：入水始知有長人。

南嶽讓禪師

讓禪師，嗣六祖慧能大師。○會元第三卷曰：南嶽讓禪師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祇此汙染，諸佛之坑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道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瓢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道一曰：磨鏡，豈得成鏡。耶。師曰：磨鏡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道一曰：如何。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草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佛，非坐臥。若學坐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闍示誨，如飲醍醐。

南嶽讓禪師

一毒礙胸，八載奈何。忽然撲落，是個甚麼。蒼前片磚。乃禍之因，引出馬駒陸地生波。

青原思禪師。○會元第五卷曰：言。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幻歲出家，每群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溪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師曰：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值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禪示滅，有沙弥希遷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尔。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銚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棄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遷便回。師問子：這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銚斧子，祇今便請師乘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膠舟莊子道遙遊篇曰：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

青原思禪師

青原思禪師

當何所務。膠舟請渡。賴遇作家。賊心畢露。本無階級。何須動步。他年提出石頭。果然翻盡露布。

青原思禪師。○會元第五卷曰：言。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幻歲出家，每群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溪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師曰：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值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禪示滅，有沙弥希遷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尔。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銚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棄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遷便回。師問子：這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銚斧子，祇今便請師乘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膠舟莊子道遙遊篇曰：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

膠水淺而舟大也。註曰：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

永嘉真覺禪師

真覺禪師，六祖慧能

木師。○會元第二卷曰：

永嘉真覺禪師諱玄覺

本郡戴氏，子，壯歲出家

徧探三藏，精天止觀

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

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勸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

初到，振錫繞

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遺？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是時大衆

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

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

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宿時，謂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溫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

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並行于世。如縛

猛虎，魏志第七卷曰：呂布與共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少緩之。太

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

永嘉真覺禪師

鑑在機先，氣吞佛祖。振錫而來，適逢其主。機用超越。

如縛猛虎，一宿便歸。別開門戶。

龔公山馬祖禪師

馬祖禪師，南嶽讓禪

師。應識而出一磚打

醒此事，南嶽贊具之矣。

○祖庭事苑第八卷曰：

般若多羅偈曰：震且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米，供養十方羅漢僧。註曰：此

識馬大師得法於讓和上之緣，無別路其道也。故馬大師名道一兒孫嗣子也。腳下行，所謂一

馬駒子踏殺天下人也。金雞銜米，以讓和上，金別人難知時而鳴，以覺未寤。羅漢僧馬祖，生漢州

之什仿縣，受讓師法食之供。○那連耶舍偈曰：領得珍勤語，密細日日敷。移粟來近路，余氣腳下

途。註曰：此識馬祖也。珍勤謂得讓師法寶勤而受用，有本作珍勤語，非也。密細，南也。日日，昌也。馬

祖闡化於南，昌有本作日月，非也。移粟，度人也。來近路，被洪州連帥路嗣恭之請，入城說法也。余

氣我息也。言傳法之子息猶我而行天下也。百三十八會元第三卷，馬祖章曰：師入室，弟子一

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

如雷如霆詩，采芑篇曰：嘽嘽如雷。

龔公山馬祖禪師

應識而出一磚打醒，縱橫蹴踏，機用最神，遭其毒者

百三十人至今，腳下如雷，如霆。

石頭遷禪師

石頭禪師，青原思禪師

真曹溪命入青原室

事具于上青原贊○會

石頭遷禪師

真曹溪命入青原室，大膽如天，祇自驕，不道嶺南有

雜餘小集卷

所生解脫不托

元第五卷曰一日原開
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
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
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
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

消息性海直共祖師遊一卷
衆尚遺後式覆地翻天
智用殊石頭路滑誰能及

從這理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移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筆論至會萬物為已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折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石頭路滑會元第三卷馬祖章曰節隱峯巖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林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卻向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噀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噀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百丈海禪師

百丈海禪師

百丈嗣馬祖○會元第
三卷曰師再參侍立次
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
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

魏魏大雄峰全是黃金鑄一喝三日擊牙爪從茲露
撥轉野狐禪分付下堂句引出赤鬚胡聖賢俱因措

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而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岩巖峻極故號百丈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禮拜師便打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曰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為百丈下堂句野狐禪此事易知故不煩記於此

南泉願禪師

南泉願禪師

南泉嗣馬祖 超然物
外人會元第三卷馬祖
章曰一夕西堂百丈南

超然物外人遊戲皆芳躅南泉三十載牧牛水草足

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
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
供養文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南泉三十載牧牛
水草足會元南泉章曰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貞元十一年慈錫于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
餘載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
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
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指
花斬猫此事易知故不教寫于此

一日出山去大地遭橫觸指花能破夢斬猫誰解贖

南泉願禪師
因墜直受曰
也解通大地同
根底亦唯此
曰本支前人是
此一株花如
夢相似

大珠海禪師

大珠嗣馬祖○會元第

三卷曰越州大珠慧海

禪師建別朱氏子依越

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

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

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

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

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

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疑

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

大珠海禪師

寶藏久埋拋家外走逢人指出始知本有炤用無方

龍吟獅吼入道無門師開其牖

天皇悟禪師

天皇嗣石頭○會元第

七卷曰荊州天皇道悟

禪師首謁徑山國士受

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

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

天皇悟禪師

那邊既是不住這邊何須更論一到石頭撞破自然

兩下不存萬仞峰頭獨足立宇宙都教一口吞

禪師問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擬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嘗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賊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解禪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上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

黃蘗運禪師

黃蘗嗣百丈○會元第

三卷百丈章曰一日師

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

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

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

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

後莫承嗣馬祖去發難曰

後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

拜○會元第四卷黃蘗章

師便作虎聲木拈斧作

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

黃蘗運禪師

祇為父大慈致得子大驕聞著一喝驚吐舌便解如

虎之號狹路親遭一口幾乎師命難逃從此門風大

險鈍置四海英豪

為山祐禪師

為山嗣百丈○會九第

九卷曰潭州為山靈祐

禪師二十三遊江西參

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

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

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

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

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

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識

得故祖師云悟同未悟無

自獲持上堂老僧百年後

為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

此事易知故不費於此

源承識記傳于仰山遂目

其美良曰總有六名曰圓

為山祐禪師

撥著一星方始知有踢倒淨瓶不落窠臼卻作一頭

水牯牛無端落在仰山手從茲父子立家風暗機圓

合相鼓誘

趙州諗禪師

趙州諗南泉 鎮州羅

荀碧岩集第三十則曰

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

見南泉是否州云鎮州

出大蘿蔔頭 東壁葫

蘆藉州錄中卷曰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

錄第四十七則 趙州關

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草附

拾來鎮州蘿蔔挂作東壁葫蘆拈出庭前栢樹直教

大地糊塗趙州關過也無指東話西無道理遇者須

教骨髓枯

庭前栢樹見從容

臨濟玄禪師

三十痛棒直要見血這裏猛省豈容枝節三拳一掌

霜上加雪爪牙頓露門風險絕

洞山价禪師

無情卻會說法祇此便是師真及至當場拈出如何

洞山价禪師

洞山嗣雲岩嗣藥山

山嗣石頭○會元第十

三卷曰師遂辭為山徑

洞山价禪師

洞山嗣雲岩嗣藥山

山嗣石頭○會元第十

三卷曰師遂辭為山徑

造要若舉前因緣了便

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
聞若曰無情得聞師曰
和尚聞否若曰我若聞
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

曰某甲為甚麼不聞生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若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况無情說法乎

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若曰豈不見於心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者乃迷獨

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辭雲若若曰甚麼處

去師曰雖離和尚未下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卻回師曰待和尚

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人問百年後忽有久問還得師真

否如何祇對若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若曰你聞黎承當箇事天須審細師猶疑後因過水隨

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還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

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師自唐大中未於新曹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

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闢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

徑山國一禪師

國一嗣鶴林素素嗣牛

頭威威嗣牛頭持持嗣

牛頭方方嗣牛頭嚴嚴

自如而住

依舊沈吟過水炤見面孔方知昔日婆心從此橫開

五位剪斷諸見稠林

徑山國一禪師

為真法寶作丈夫事鼻祖雙徑龍主獻此馬師不能

嗣牛頭融會元第二

卷曰於列徑山道欽禪

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

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

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

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成之曰汝乘流而行遂徑即止師

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作一圓

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卻封回師猶被馬祖感

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自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

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

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

而逝蓋大覺禪師龍王獻地大明一統志曰杭州府徑山天目之東北峯有路可通天目故各

徑山五峯周抱奇勝特異唐時吳郡僧法欽至此結庵有獵師告曰此神龍所據願無往欽不聽

忽有素衣老人拜於前曰我龍也自師至此吾類不安願讓為尊錫之所欽有靈雞嘗隨法會今

靈雞豈存焉

圭峰密禪師

為教之祖賢首宗初祖終

南法順法師二祖雲華

圭峰密禪師

禪教分馳一之者少惟師一觸二途俱了為教之祖

南法順法師

圭峰密禪師

三十一

省儼法師三祖賢首法
藏法師四祖清涼澄觀
法師五祖圭峯宗密法

師見佛祖統紀第三十
卷又三藏法數第二十九卷有華嚴宗七祖說
為禪之表滅諍啟迷如日初曉

卷又三藏法數第二十九卷有華嚴宗七祖說
為禪之表宗密嗣遂列圓圓嗣荆南忠忠嗣
明如如嗣荷澤會會嗣六祖慧能大師○圭峯撰禪源諸詮集都序上下卷裴休為之序曰諸宗
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必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尸牖各自開張以經論
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天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
為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
於是以前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餅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
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
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述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且而委曲回
照疑障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
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且會元第二卷

雪峰存禪師

雪峯嗣德山鑒鑿嗣龍
潭信信嗣天皇悟 夙
領師棒會九芽七卷德

雪峰存禪師

夙領師棒晚藉友箴蓋天蓋地大用繁興木樵轉出

山章曰雪峯問從上宗
乘學人還存分也無師

不及龍鼻當路毒難親巖頭張網如天潤滿地兒

孫省鳳麟

人峯因此有省岩頭問之曰德山老八一條脊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智教門中猶較
些子 晚藉友箴見禪林類聚悟道門 木樵見類聚器用門 龍蛇見類聚兔蛇門

曹山寂禪師

曹山嗣洞山 洞水逆
流龍牙問洞山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
水逆流即回汝道師從
此悟首見類聚祖教門

曹山寂禪師

洞水逆流師嗣其慧從那邊來開此五位寶鏡當臺
昭彼萬類虛玄無著豈容意會

寶鏡當臺會元第十三卷洞山章曰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岩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
的要今付於汝 虛玄無著會元曹山章曰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王位即空界本來無
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會事入理兼帶者宜應眾緣不隨諸有
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 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辯明

岩頭巖禪師

岩頭巖德山鑿鑿嗣龍潭信信嗣天皇悟會五第七卷曰鄂州岩頭全歲禪師住鄂州岩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禪迎之來山下僧到石霜巖巖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問然僧曰慈悲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噀一噀僧曰慈悲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屨舉沙夾山上堂曰前日到岩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眾還會麼衆無語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法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岩頭亦有活人劍天峻詩終高篇曰嶽高維嶽峻極于天註曰駿大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註曰峻高大也

巖頭巖禪師

石裂崖崩德嶠之令師乃嗣之如雷益迅湖邊棹如龍活巖頭路似天峻遇著祇噀一聲無限平人喪命或曰此巖即石霜巖也

龍湖開禪師

龍湖嗣石霜諸諸嗣道吾智智嗣藥山儼儼嗣石頭遷會元第六卷曰邵武軍龍湖普開禪

龍湖開禪師

以帝室曾作法主臣得石霜不說之印會素山點額之心龍避罰而匿袖水報德而澄潭臨終大家聽取龍言亂也增款衣回之云云

三十年秘密盡傾

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智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安為之邪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紫山點頭即回汝道師於言下頓首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巒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與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月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夫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尾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幸且睛霧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罪大士慈悲為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恩即定若下為泉曰此泉為他日多來之設今龍湖和人聞其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納于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臨示寂聲鐘暮景說偈曰我逃世難中出家宗師指示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教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蓋圓覺禪師

鳥窠道林禪師

鳥窠嗣經山國一禪師○會元第二卷曰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九歲出家二十

鳥窠道林禪師

秦望山頭是何模樣明月挂松枝紅塵飛不上至險秦望山頭是何模樣明月挂松枝紅塵飛不上至險

一於新州果麻寺受戒

屬代宋詔國一禪師至

闕師乃識之遂得正法

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

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

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元和中白居易

侍即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甚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

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

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五著下風莊

子在宥篇曰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輕聲轉轉駟駿也貴所謂

實至平太守豈能諒位鎮江山卻太危立著下風徒

張望白一云

雲門偃禪師

雲門嗣雪峯存禪師

會元第十五卷曰韶州

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

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

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

家敏潛生和慧辯天縱

及長落髮童真於毘陵宣

雲門偃禪師

秦時轉轉鑽卻入驂門宣特損渠一足直令命根

不存纜寄雪峰一語致得大地名喧門庭壁立懸千

仞拍出餠餅幾能吞足下

扣門別曰誰師曰某甲別曰借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別開門一見便開卻師如是連三

月扣門至第三月別開門師乃授入別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別便推出曰秦時轉轉鑽透柵門

換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別指見雪峯師到雪峯莊見一僧延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

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纒集

便出捏腕立地曰這老漢頂上鐵枷何不脫卻其僧一依師教雪峯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

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舉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其用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其

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

纒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温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上堂一言纒舉千

車回轍該拈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裡商量曹給一路平沉

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餅曰這裡有甚麼交涉師曰灼

然有甚麼交涉秦時轉轉鑽鑽第六則不二鈇曰秦時轉轉鑽鑽方語無你个頭處所謂老古

錘鈍了無益無用處也歷立千仞蒙求上卷王行風鑿註有此語

風穴沼禪師

風穴嗣南院顯顯禪師

將華嗣臨濟玄○會元

第十一卷曰汝州風穴

延暹師參南院入門不

禮拜院曰入門須羅生

不遭南院惑亂棒下徹透根源露出鐵牛之機盧坡

失後忘前濟下慧命一綫獨賴吾師僅延垂涕拍出

禪餘小集卷六

三五

家藏法浪從此滔天

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
左邊拍一拍師便喝
於右邊拍一拍師又喝
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
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
面浙子鉢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關黎曾到此問麼師曰是何言歟院
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眾了卻上堂頭禮謝院曰關黎曾見甚麼人來師
曰在襄州華嚴與師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
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照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
止六年四眾請主風穴鐵牛之機見碧岩集第三十八則垂深演真下首山贊

首山念禪師

首山嗣風穴沼禪師○
會元第十一卷曰汝州

首山念禪師

臨濟之道遇風欲止賴師續之淳然復起不說之說
聽者非耳拂袖便行有何道理胸中更無元字脚七
軸蓮經成故紙

首山者念禪師萊州狄
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
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
常密誦法華經眾目為
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和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深告之曰不孝臨濟之道遇風欲止

矣師曰觀此一眾豈無入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其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字之夕猶恐
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月顧視大眾乃曰正當
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宋擲下拄
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僧問維摩默然文殊梵
籥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眾必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
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 遇風欲止會見臨濟章曰師教松次葉曰
深山裡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鏤頭並地三下葉曰
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拈地三下噓一噓葉曰吾宗到汝大典於世為山舉問仰
山黃檗當時相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云雖然如是吾
亦要知汝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過大風即止碧岩集第三十八則引此

法眼益禪師

法眼嗣地藏琛琛嗣女
沙備備嗣雪峯存○會

法眼益禪師

片石礙胸途窮路絕逢人撲落三東影滅一切現成
何須扭捏是大法眼炤用無缺

元葉十卷曰金陵清凉
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
子七歲依新定智通院
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其於越列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列鄞山有王寺師往預聽

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以女機一發雜務俱指撥錫南
邁抵福列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過地藏院阻雪少無隙隙次藏問此行
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筆論至天地
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已是同是別師曰別藏堅起兩指師曰同藏又堅起兩指
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
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
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恣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
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

汾陽昭禪師

汾陽昭禪師

汾陽嗣首山念禪師○
會元第十一卷曰汾陽

穿過百丈席撈得空潭月獅子踞地坐來者膽皆裂

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
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

三訣起干戈十智生枝節果僧為法來特請勤宣說

遊方所至少留隨機叩
發聲參知識七十一頁

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主行處絕孤蹤師
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令自肯師曰

正是我放身命處上堂謂眾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敲殺有何方便
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
又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遺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柱
杖曰速退速退珍重師曰并汾苦寒乃爾夜秀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
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上堂汾
陽有三訣納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柱杖驚睡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為
汝一時領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辭盡雲鏡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技卻
眼中揆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鑛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
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益利益不用久立珍重上堂謂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
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細素不分不能與入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振翼
如箭射的而斲弦弦斲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
與諸上座點出一回一貫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
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何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
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貫有得得出底麼
點得出者不怪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

雪竇顯禪師

雪竇顯禪師

雪竇嗣智門祚祚嗣香
林遠遠嗣雲門偃○會

元第十五卷曰明別雷

寶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統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

講席究理窮公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

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使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驚口打師

豁然開悟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若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靈一靈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肯奔流度及底眼不勞枯

此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若即燒卻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則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

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燦復云看看便下座

慈明圓禪師

慈明圓禪師分陽昭禪師

會元第十二卷曰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

列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

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聞分陽道望遂往

謂為陽顛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詈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許

曰自至法席已再真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味萃陽熟

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取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眼

後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德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木

年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背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卻不相當師曰更深

猶自可午後更愁父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

句師曰重慶開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噀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

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嵩神昇禪師昇

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不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

剪髮衣焚香通講稱法煙一衆大笑昇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昇杖而

橫經窮義機辨風馳一入智門夜盡所覺拂子之下

如臨朝曦奔流度及難喻其機

慈明圓禪師

詬罵法施其用果別唯師當之狂心頓歇便解當陽

孝吼直是天驚地裂一言推倒神鼎屋今古何曾有

豪傑

佛印元禪師

佛印元禪師開先暹暹嗣德

山遠遠嗣雙泉郁嗣

雲門偃佛祖通載第

十九卷曰雲居佛印了

佛印元禪師

早中楞嚴猛毒死在開先蓋獲一真利齒齶牙諸方

佛印元禪師

佛印元禪師

佛印元禪師

佛印元禪師

佛印元禪師

佛印元禪師

佛印元禪師

佛印元禪師

元禪師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三歲環爐誦論，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

經，遍通大義。因讀首楞嚴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捨舊學。白父求出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游廬山。謁開先暹道者，還自負其號。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徒給乃稱賞。時年十九，又謁圓通公，訥曰：骨格已似雷震，後來之後也。時書記懷遠方，羅詔以不繼其職。江州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却將而少之。訥曰：元處外而德壯，雖萬善不可折也。於是為開先之嗣。時二十八矣。又嘗謂眾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入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返記吾語，異時裨取。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首林用教，以尊為不隨所聞。即書之後也。學首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網非魚，即狂。時江勃叢林尚以文字為禪之謂，請益故元以是感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別傳云：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還廬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即揚條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饒如王臣禮。至金山元來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夫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眾姓出家同為釋子，鮮非買雀盧門，閱相高安。問肯綮，次公曰：單之少狗時，宜求異諸方，亦宜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子。朝廷聞之，以元為契鉢。李公伯時為元寫照，元曰：必益我作笑狀，自為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君道者真。不為枯華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謾向風前戲，枯木無端雪裡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金靈

笑狀非苟然也。世壽六十七，坐五十有二夏。○又會元第十六卷僧寶傳第二十九卷有師傳。

天衣懷禪師

天衣嗣雪竇顯禪師。○

天衣懷禪師

夢從星降悲乃宿習遍遊叢社早便超逸遇惡鍊手
面對鐵壁爆地擔折鼻孔打失萬仞銀山當下崩盡
空突出一輪日

會見第十六卷曰：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室，乃生。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覺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過金

鑾臺，華嚴首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然緒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村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峯。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末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許多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萬仞峯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勸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

永明壽禪師

永明嗣天台韶韶嗣法眼益○會元第十卷真師傳又佛祖統紀第二十七卷有傳可考

永明壽禪師

懸一**心鏡**，**圓萬行**，影**攝義**，**遍窮**，千光**並炳**，**開念佛門**。
示**唯心境**，廣攝**三根**，普垂**引**。

黃龍南禪師

黃龍嗣慈明圓禪師○會元第十七卷曰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勿章氏子依汾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明法道峯曰澄公

黃龍南禪師

慈明**沓梁**，**硬錚似鐵**，師一見之，**心膽頓裂**，**趙州**，**勤破**。
又王行履

沒來**錄說**，甚**紅爐**，**一片雪**，**險絕**，**知天**，不可攀**三關**，**截**。
三五

折英雄舌

雖是雲明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明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未銀徒可謂八煨則流法師怒以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明氣宇如王其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之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悅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許之曰悅師翠岩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禪明不事事忽於松遠登禪獄乃謁福嚴賢命崇書記我贊卒即守以慈明補之既至時其賊劫諸方什什散

邪解師為之氣索遂遺其室明日書記領徒遺方備使有疑死坐而商畧師哀懇愈切明日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三頓擡是有與擡分無與擡分師曰有與擡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鳴楊鳴皆應與擡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勤破不也且那裡是他勤破婆子慶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詭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勤破沒末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難呈慈明明領之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卻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卻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哉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

楊岐會禪師

楊岐嗣慈明圓禪師○會元第十九卷曰袁州

楊岐會禪師

輔弼慈明**網維叢席**，**一語**，**知休**，**演若水**，**釋三脚**，**驢兒**。
踏殺**人何問**，**南山**，**有白額**，他日兒孫果滿地，**臨風**，各**有**，**冲霄翼**。

楊岐方會禪師郡之直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謀最坐不職乃宵遁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二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從之慈院裏依

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從之慈院裏依

之雖久然未有首發每答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完孫偏天下在何用
忙為一曰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擗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且明曰監
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
裡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愁
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演若冰釋老子第十五章曰演若冰釋南山白額世說晉周處
少時凶強為鄉里所患義興水中蛟南山白額虎并處為三害殺虎斬蛟遂自文勳為忠臣孝子
見韻瑞

白雲端禪師

白雲端禪師

會見第十九卷曰舒州

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萬

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

陵和禪師披削往參揚

岐岐一白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和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顛有首作偈甚奇能記不師

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象波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

寐明次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鸞者麼岐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吾日如何岐曰

渠愛入笑汝怕入笑師大悟

白雲端禪師

抱珠而來一笑被奪誰知此笑能殺能活及至識破

如桶底脫始知此珠本自開豁

長蘆曠禪師

長蘆曠禪師長蘆夫夫嗣

天未懷○會元第十六

卷有傳○佛祖統紀第

二十八卷曰宗曠住長

蘆作蓮華勝會無勸人

頌名念佛忽蒙白衣士謂曰欲入公彌陀會師秉筆問其名曰普慧書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

何名曰普覺言訖遂隱師以聖賢為贊乃更以二大士居其首師述勸修淨土頌有云三界炎火

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

疑他年淨土華開處記取娑婆念佛時此頌最在人口住普會時迎母居方丈東室勸念佛臨終

前一日師夢母謂曰我見危師十餘人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又繼和文類第二卷可要之

函贊此語出易說卦

長蘆曠禪師

禪淨兩關誰權誰實設化任機千聖道一大士奉贊

首茲勝集莫道達磨直指不是遠公遺式

五祖演禪師

五祖演禪師

元第十九卷曰斬刈五

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

二十有五始棄家祝髮受

具住成都習唯識百法

一出門來擔一片板逢人亂撞幾遭換眼卻因白雲

為牙買得祖父田產雖是自家舊業也費幾多重斫

論因問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夫外道當難比立曰既不分能證所證
證以何為證無執對者外道與之全不為鐘鼓反披袈裟三藏法法師至彼故我我曰如入飲
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今晚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賃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
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招傳佛之宗者師即負髮出關所見草宿無不以
咨決所疑終不破泊過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啻曾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
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起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兩師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李李
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淨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曰我有箇譬喻說
似你你二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
師點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性休白雲此老雖後生互
未識面但見其頰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問南泉
摩尼珠話請問雲此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
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鑿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處教伊
說亦說得有來由藥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心是犬疑私自計曰既悟
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這裏究竟點自忽然省悟從前實悟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
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復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眾曰古人
道如鏡鑲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
道著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為牙輟耕錄第十一卷曰今人謂顯僧者為牙即本謂之互即
謂主互市事也唐人畫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為牙耳重述此語見莊子天道篇

天童宏智禪師

宏智嗣丹霞淳淳嗣美
蓉楷楷嗣寂子青青嗣
木陽玄玄嗣梁小樵樵
嗣同安志志嗣同安正

天童宏智禪師

丹霞遭一拂泥丸頓拋棄超出空劫外模著自家鼻
三更不惜明本光難思議坐新太白峰法乳流大地

五嗣雲若雁雁嗣洞小
价會見第十四卷曰明外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外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遊環其右臂
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
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且戒十八遊
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外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
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小指臺上香合曰裡面是甚麼物師曰
是甚麼心行小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地向後小曰弄泥團莫有甚麼限
師曰錯小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遣丹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卻
見三更不惜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惜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
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

徑山大慧禪師

天惠嗣圓悟勤勤嗣五
祖演會五第十九卷

徑山大慧禪師

禪餘外集卷六

曰臨安府徑山宗果大
惠覺禪師宣誠吳氏
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
鄉校一日因與同窓戲
以硯投之俱中先生指
債全而歸曰大丈夫讀

從寶峰安箇鼻孔從天寧打出殼封佛自輝天鑑地
竹篋趁象鞭龍腥臊遍聞震旦國不孤渠住臨濟正
宗

世間書寫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惠雲院事惠齊年十七薙髮具毘尼偶闕古堂門鉢恍若舊習
徒依廣教理碑即棄遊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峯寺甚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俚
侍巾械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須解則為所知障肇疾革厲
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以許可與
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有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隆堂舉僧
問雲門如何是諸佛當心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耶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
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卻坐在淨裸裸處悟
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待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
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
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逐問悟曰聞和尚當
時在下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眾問如今說亦何妨悟
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
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語之師耐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

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
京師右丞相呂公著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

虎丘隆禪師

虎丘嗣圓悟勤勤嗣五
祖演○會見第十九卷

曰平江府虎丘紹隆禪
師和之合山人也九歲

入長蘆門識圓悟語想醉生液竟入其旅莫道柔易
瞌睡之虎踞坐虎丘不容佛祖

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
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畧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液雖未
燒腸沃胃要且使入慶快教恨未及駭教耳遂由寶峯移甚堂客黃龍中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
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
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
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瞌睡虎耳後尾色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峯之下即守李公光
延居彰教次從虎丘道大顯著

天童應庵禪師

應庵嗣虎丘隆禪師○
會見第二十卷曰明列

天童應菴禪師

置余小集卷六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

列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又蜀指見彭敷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惠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徧寄白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揚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有立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却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来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之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銀鍊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慶壽二甘露門屏息見論語鄉黨篇深似海杜荀鶴飲酒詩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見事文類聚續集第十四卷

探虎丘穴似湊泊不得坐金輪頂似埋沒不得放出揚岐驢野牛俱屏息肯露門開深似海山高路險雲昏黑

普庵肅禪師

普庵嗣教庵忠忠嗣佛眼遠遠嗣五祖演會元續畧曰袁列慈化寺

普庵肅禪師

大瀉門頭覓影華嚴海裏翻身本莫測迹難尋別顯

普庵印肅禪師宜春余氏子生而祥光燭天連產道周長師壽隆賢公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女貴悟於心教墨循行何益於道謁教庵於瀟山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庵盡拂示之有省歸壽隆使牒請主慈化寺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全體合豁然大悟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說渴曰且不或團撥不開何須南嶽久不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師自是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捍患天動物與鬼神莫能測其變化諸異跡不可勝紀或問修何行業而得此師當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曰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橫失珠無限入遭劫幻應權機為汝青書草跡跌而逝又佛祖通載第二十卷續傳燈錄第六卷神僧傳第九卷共有師傳

權機祖意深可憐白自入遭劫無限魔雲賴汝清

無準範禪師

無準嗣被庵先先嗣密庵傑傑嗣應庵華續傳燈錄第三卷曰杭州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隍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興五年登具戒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素首座瞻堂

無準範禪師

入破菴罄無所得有眾如海化行莫測文煨武煉陶鑄綿密兩入內庭擊開天日

依隍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興五年登具戒出遊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素首座瞻堂

高弟師請益坐禪之法，法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忽見提前語，有省辭去，依佛照於育玉，東庵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曰：者鳥頭子也，亂做實甚，無資剃髮，故人以鳥頭子目之，未幾聞被庵住，蘓之西華寺，遂往見焉，有純顛者，入室次橫機，不讓庵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止如此，庵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夜聲要喫餅去，聲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連被庵居，靈隱第一座，復性從之，因侍被庵遊石笋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從他作，行如風吹水自然成，故師在待候，平生礙膺之物，頓釋，岩雲巢居，其郡守遷瑞光及台州，瑞岩皆延師，分座師在瑞岩，忽患瘧疾，衣冠皆持把，喜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迨入院見伽藍神姓，其衣冠形貌與疇昔所夢無異，繼遷住，升雪竇連被，後育王徑山師居徑山二十年，諸時豐積有衆如海，雖丙丁火厄而旋復，舊觀號法帝，全盛理宗嘗召見於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為之動色，賜金闌僧伽黎，仍宣詔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說法要示參政陳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直補聖治，乃賜佛鑿禪師號，兼緡帛金銀等物，師去，去四十里作室，接待雲水，理宗親履宸翰，賜額曰：萬年正續，**文煨武煉**，無準住徑山開爐上堂，僧問：初冬時節，又相催，告以諸方爐，藉開獨有，徑山文武火不知煨殺幾人，來如何是徑山文武火，師云：切不得動著我，青是火前云：師乃云：五峯門下三箇五箇，被縛頭圍爐打坐，鼻竅瞿曇平欺，連磨又誰管，徐張三李大然，雖如是，諸方爐，藉正炎々何似，徑山文武火，又開爐上堂，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天下叢林今日開爐，諸方老凍，儂聲鼓集衆，所說法要莫不說火，說炭，以此二者為佛事，或說炭庫藏身，或說折合還，歸炭裡坐，不然說我喚作火，你不得喚作火，或說死柴頭火，或說無煙火，文武火，徑山這

裡，總不得道著炭火二字，便是觸謔，犯突吉羅罪，既不許道著，畢竟如何，露箇消息，應箇時節，去徑山有箇道理，乃云：通身黑黢，敝人人盡，知有開口便道者，何曾燒卻，口雖然如是，也是蕭何制律，文武火，丹法高迅，精神除雜念，為武火，專意含光，默々温々，不絕綿々，若存若亡，為文火，見韻端。

雪岩欽禪師

雪岩嗣無準範禪師。

會見續畧曰：京州仰山

雪岩祖欽禪師初在鉢

極處，會下便看狗子無

佛性，話次過淨慈參，天

目禮，目曰：汝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大意，三度遭痛棒，末後向大愚助下第三拳，曰：

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後在徑山多年，不得徹悟，一日在天目佛殿上行，擡脚見一

株古柏，凝膺之物，撲然而散，初住潭州龍興院，住仰山，住持凡六刹，又續傳燈錄，有師傳。

雪樓欽禪師

知見若存，關換猶隔，觸破琉璃殿前，古柏借仰山座。

通揚岐脉全提，正令千妖喪魄。

高峰妙禪師

高峰嗣雪岩欽禪師。

會見續畧曰：杭州西天

目高峰原妙禪師，蘓州

高峰妙禪師

打落拖尸，包擒得睡中主，死關天似險，負之似猛虎。

吳江徐氏子十五出家
於委水密印寺初參斷

三喚不回頭爪牙不輕吐一條黑竹篔鞭撻諸佛祖

香請益纔問訊即打出後凡八門便問誰汝施者死屍未登未絕便打出一日觀五祖源和尚
真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慕然打破死屍之疑值雪岩住南明師即往省若問
向誰與徐施個死屍到者裡師便喝若拍禪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若曰為甚打不得師拂
袖便出一日岩問日間浩人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正睡
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若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法也不要汝
窮古窮今但祇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拚散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
叩師遂奮志入龍巖越五載因僧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德祐已卯春入西天目之獅子岩
即石洞營小室又許榜曰死關洞非梯莫登嶽嶽斷緣雖字至得瞻視乃垂三關語以驗學者
曰大徹底人本晚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入當
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下語不契遂關門弗接至元丁未雪岩寄竹篔子并偈曰上天今已無人
雪岩可知禮也辱名塞被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師行狀曰雪岩在佳大仰凡三喚師堅臥不起
遂有竹篔塵拂及綠水青山同一受記語來授師懷中瓣香始於入天前拈出道風所屆日益遠
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踰萬山而來者矣鶴沙瞿提飯敬有年見高峯語錄 負之似猛虎第三
心蒼曹愚公學院書引馮婦故事中有虎負暭語可并考之

鐵山瓊禪師
鐵山嗣雪岩欽禪師○

鐵山瓊禪師

會元續畧為嗣蒙山異
禪師○續傳燈錄曰高

髑髏觸破再下一槌本無欠少須經這回龍睛鬼眼

麗鐵山瓊禪師相潭人
二十二為僧二十四受

尚難識萬里無端逐臭來熏天炙地無藏處法網彌

具往參雪岩於仰山一
日岩上堂有云兄弟家

天海外開

終日在蒲團上瞌睡也
須是下地後架頭走一遭冷水灌漱洗開兩眼卻上蒲團上豎起脊梁壁立萬仞單提一箇無
字如關雲長百萬軍中斬顏良頭相似斬得頭來百萬軍眾恣不知誠信如是用之七日七夜若
不悟法斬取老龍頭去作魚屎以此是老僧四十年前已用之工師聞如是說便咬定牙關依彼
所說而坐至第四日夜忽覺如劈被髑髏相似又如萬丈井底撥出在虛空中相以突出這一段
光明露裸夕地在面前直是無著禮喜慶次日見岩纔入門岩便問什麼人師云某甲岩云有什
麼事師云門前好五扇樓岩以拄杖連打二三十下卻坐定問數轉語師一答云若云未任更
去做工夫師尋以紙末語若示以偈曰一拶虚空粉碎時花開鐵樹散瓊枝紹隆佛種向上事腦
後依前欠一槌高麗國王欽師道德具禮幣遣使專請師至彼國玄風大行得度者甚夥

泐李潭禪師

李潭嗣笑隱訖訖嗣海

泐李潭禪師

機熙嗣初觀觀嗣

單徐外集卷六

廿六

北彌簡簡嗣佛照光光

嗣大慧果○續傳燈錄

曰應天府天界李潭全

室宗初禪師台之臨海

人十四羅髮二十受具

洪武戊申升統之中天竺遷徑山大祖高皇帝問鬼神事詔兩浙有學行僧師居其首館於天界

對揚稱旨既而建普度大會于鍾山師奉命作讚佛樂章復對鬼神說法太祖臨聽聽歡美命

集果龍榮之一時緇白嚮化法席鼎盛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愚謂指太祖即位言龍飛五位

也終不受官天語益親續釋氏替古畧第二卷曰高皇帝有賜師免官說載皇明護法錄愚謂

指此事言不受官天語親乎雖然未見其免官說故不得詳其事也

替古畧曰師示疾謂眾曰人之生滅如海一漚漚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也言已喚

侍者曰這個喚侍者茫然師曰若遂逝世愚謂指此言末後傾出乎○曾元續畧有師傳

中峰本禪師

中峰嗣高峰妙禪師○

曾元續畧曰杭初天目

中峰明本禪師杭之錢

龍飛五位法運更新如雲之從作國上珍終不受官

天語益親末後傾出誰養其音

龍飛五位法運更新如雲之從作國上珍終不受官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愚謂指太祖即位言龍飛五位

也終不受官天語益親續釋氏替古畧第二卷曰高皇帝有賜師免官說載皇明護法錄愚謂

指此事言不受官天語親乎雖然未見其免官說故不得詳其事也

替古畧曰師示疾謂眾曰人之生滅如海一漚漚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也言已喚

侍者曰這個喚侍者茫然師曰若遂逝世愚謂指此言末後傾出乎○曾元續畧有師傳

中峰本禪師

一遇流泉見神見鬼度得竹篋毀巢破壘超然幻住

隨在雲雲說法無礙海漩之水

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

禪師持燈籠至家遂生

神儀挺秀具大人相誰

強裸便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參高峯於死關晝夜精勤困則以頭觸柱

如來慶恍然開解遂從高峰維落時年二十有四未幾觀流泉有省即詣峯求證峯打趁出既而

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事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

洞然徹法源底于是高峯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現獨許不肯兒見得半島鼻板

問峯諸弟子優劣峯曰如義首座固是一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唯本維那卻見竿上林新篁他

日成林未易量也師居無定所或船或庵榜以習住僧俗爭相瞻禮嘗手額曰江南古佛延祐戊

午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號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院曰王宗乘宗皇帝亦

封御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

浙崖義禪師

浙崖嗣高峯妙禪師○

會元續畧曰杭州天目

正宗寺浙崖了義禪師

湖之德清湯氏子第十

七有禪者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為人抽釘拔楔遂

浙崖義禪師

踏折千丈巖岩破一片雪機辨若奔雷孤峭如硬鐵

甘隱五十秋火燒不能熱末後更顛狂滅盡千聖徹

湖之德清湯氏子第十

七有禪者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為人抽釘拔楔遂

往見聞奉舉牛過窓櫺師疑甚他日過鉢孟墟見松上雪壓有首即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不覺墮身崖下及出地自誓七日取證遂端直堅堅忘廢寢食夜攀木露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峯上堂曰二十餘年布個漫天網子打鳳羅龍竟不曾遇著一個蝦蟇今日不期有個蟻頭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叶個甚麼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拂子為眾舉揚呵勵同學辭不允遂元統九年除日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大來大徐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辛卯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個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者曰某甲隨師云師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羣牛踟躕而化

松隱茂禪師

松隱茂禪師 禪要徑目述得云華嚴經云此乃孔常流又見如論及四十二卷年修心年
松隱茂禪師 無量劫來抱此華囊一擊之下如雪沃湯通身是口
王珙珠嗣天目禮禮嗣 松源嶽巖嗣密庵傑傑 毛孔放光光前絕後天花飛颺
銘序曰佛光普照大師 示寂于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方主寺事為師四眾持服如喪往持禮越七日用備幢香華導引靈龕於大白山之陽除地為壇行西方荼毘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灑晴空中似雪非雪如

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雲微續紛離地即隱盤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於常中夜踟躑習為禪觀母惡之獲其使休輒達且不限年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于枕既覺受天戒於昭慶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為求道耳苟羈縻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耶乃潛行大江之西見南湘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論師晝夜繫念無須更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隙聞岩泉冷冷然微有覺觸遂往白之泉公泉公謂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乃橫川嫡嗣見道最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師即擔簦啟行既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為師曰正念死生事大特來求出世離尔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華囊耶師擬議欲答古林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自如古林器其為久命居第一座一旦示微疾左右具飯請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為明日請兩序諸比丘與之高別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以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且容貌明潤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葬獲舍利如珠璣者頗眾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庵別號松隱族鄭氏世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見護法錄芽三卷

金壁峯禪師

壁峯嗣縉雲真真嗣 用寶寬嗣金牛真真嗣 石霜印印嗣萬壽觀觀 嗣大洪證證嗣大瀉果
金壁峰禪師 白光燁燁法中之瑞伐木聞聲更有何事兩人帝庭

明大

禪錄外集卷六

不須之也

廿八

明大

果嗣開福寧寧嗣五祖
演會五續畧所列如此
又金牛真嗣皖山疑疑
嗣孤峯秀秀嗣萬壽觀
續傳燈錄所列如此未
知孰是○宋濂護法錄

提祖印開天首慶風雲會皇恩正渥歌歸去舌刊燦
燦如珠綴

第一卷有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銘○續釋氏譜古畧第二卷曰壁峯禪師諱寶
全疏壁峯水壽人族姓石父稱長者母張氏嗜善佛德有持鉢僧以觀音像授張囑曰謹事之當
注智慧之男未幾生師自光照室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為弟子雖涼受具詣講肆窮性相之學演
說如貫珠然次見如海真公於西蜀示以道要師大起疑情寢食為廢者三年若得摩勞曹息至
協不沾席者二年自是得大定力一日聞伐木聲曰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證
於真公公不交覆辨詰甚公至置三十圓相以示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是也師
往五臺驗知前生見文殊瑞應建靈鷲庵以居眾百來施者甚廣元順帝召至燕京賜以金紋
伽黎木次年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贈以金縑受之以賑饑乏特賜寂照圓明之號詔主
海印禪寺已而限米還山洪武三年詔至南京見太祖於奉天殿留於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
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四年賜謁於崇禧寺五年正月既望上行獻佛之禮勅師施摩伽斛食以賑
凶冥寵賚優渥賜詩十二韻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言六月四日沐浴坐逝壽六十五臘五十
无茶毘舍利五色齒舌數珠不燬師豐偉端重福慧雙足所至皆化不啻生佛出現云

千岩長禪師

千岩嗣中峰本禪師○

千巖長禪師

宋濂護法錄第三卷有
佛慧圓明儀照無邊普
利大禪師塔銘○續傳
燈錄第六卷曰發州伏
龍山聖壽千岩元長禪

窮佛歸處枯木遇雪惡狗當門截折途轍老鼠謁盆

師號無明越之蕭山人姓董氏隨諸父曰暈芳者學佛於富陽法門院諸書經且輒成誦十九建

漆桶墮裂伏龍山上證龜作鼈

派走武林習律於靈芝寺律師問曰八法律米片無非有何謂也師曰何不問第九法乎律師曰

師曰唯念佛耳奉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奉叱之師遂作禮求指示奉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徒性

習禪於靈隱山中雪庭傳公召師掌內記戒歸法門將十載一旦忽喟然嘆曰生平志氣充塞乾坤乃今作蠶理醯雞耶復造靈隱脇不沾席者三載因聞雞聲有省亟見中峯峯復此之師憤然
來歸夜將寢忽鼠翻猫食器隨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且復性曾於奉峯曰趙州何故云
無師曰老鼠食猫餅奉曰未在師曰枕子撲落地打破常住博奉乃微笑祝曰善日養持汝而師
隱居天龍東庵有二蛇日來座下師為說歸戒蛇即矯首低昂拜勢而去自是聲光日顯行首
丞相脫微公遣使通師出世諸山亦爭相歡請師皆謝絕乃踰江之伏龍山卓錫岩際誓曰山若
有泉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遂依天樹而止邑大姓確君如浚等為構室以居尋因舊

寺基號曰聖壽緇白鸞臺輻湊鎮南王親書寺額以賜并僧伽梨及普應弘辯妙智之號資政院
又為洛于東朝命臣製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之號并金襴衣以賜

天如惟則禪師

天如嗣_中峯本禪師

佛相綱目第四十一卷

曰明本示寂諸名山屢

請惟則主席則堅卻不

赴惡者華亭城北距城

天如惟則禪師

住不定

無出豁漢萎萎隨隨水邊林下如藏六龜有時在師

子林中一嘯也不忝幻住之師

二里許至_元辛巳客其門_至壬午門人相與築室於姑蘇城中師子林號菩提正宗奉

則居焉示衆曰山僧從幼聞有宗門下事也學坐禪惜乎不遇惡辣針鏡未免也彼一知半解所

障又被一種速求開悟底心梗礙胸次自不知是病及到天日依附幻住老和尚每每見他道老

有一生參禪不曾開悟心中竊有所疑後來方知老和尚具大人相不險不怪不誇不誇他平生

不肯自說悟跡得處而又嚴約參徒潛行密用者意在使令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種種知識誑

聞聞之徒知所羞愧知所畏懼此政是切救今時箇邪之病以為後學掃蕩之戒昔則宗師為人

處局面時人新至此老又是一番變局豈常情所能測哉山僧雖是依附多年要且一去無所得

非但一法無所得更且和我從前所學所解底一時打失了以是之故自知恩大難酬因而索性

放下中意水邊做一箇萎萎隨隨無出豁漢但是此老平生諱忌底約束底不敢輕易動着如是

者二十三年矣今此現前一會禪德但當信取自家有箇活脫無依底活潑之地無所滯礙雖無

形狀無處所而能通貫十方徧入諸法一切神通三昧變現自在不_一絲毫六道神光晝夜未

嘗間歇不用安排不用揀擇直下取便是一念相應便是要得一念相應但放下世間事

休歇世間出世間心不得嫌事礙心不得將心避事你但一切時一切處於心無心於事無事即

然左右逢原所以道直下便是天寬地平要用便用一切現成豈不省力豈不慶快平生如藏

六龜三藏法數第二十八卷曰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想念不除六根

貪念自無寧息不能入道佛知其可度化作沙門至彼寄宿宿更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

復有不狗餓行求食便欲飲龜龜乃縮其頭尾及與四足藏於甲中遂不能礙於是道人問沙門

曰此龜有護命之靈水狗不能加害沙門答云吾念世人不知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

便即說頌曰藏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

永覺和尚禪餘外集寶卷六下

敬教諸祖

天親菩薩

西域記第五卷曰梵語

伐蘇畔度唐言世親

曰婆數盤豆譯曰天親

訛又曰大巷羅林中

故伽藍是阿僧伽菩薩

敬教諸祖

天龍菩薩

凡曰在者言曰天親見在又序

二難並興發慈尊秘律論雲蒸釋無遺義唯識既明

全剛論瑜伽手一解

請益導凡之處梵語阿

僧伽唐言無著無著著

薩夜昇天宮於慈氏菩

薩所受論伽師地論

薩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盡為大眾講宣妙理

故其是世親菩薩從觀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

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於沙塞訶出家修學頃之廻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

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梵語

覺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觀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悟

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菩薩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異學咸皆譏諷以為世親

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逐無靈鑿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為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

大明有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定敬禮無著曰爾來何暮今各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

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華中生蓮華纒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纒周即來報命無

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耽著欲樂無暇相顧誰能來報

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與然菩薩

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者無厭金剛經無著天親二論事第一卷金剛經序具之矣

成惟識論掌中樞要上卷曰時有後蘇時徒著薩唐言世親無著菩薩同母弟也位居明得道隣

極道亦博綜於三乘乃通遊於諸剎知小教而非極遂迴趣於大乘遂著唯識三十頌以申大乘

之妙趣也萬象含於一字千訓備於一言道超群典與光眾聖不親典二十一相修修盡頭

同人當并考也

二難書言故事第一卷曰稱入兄弟賢曰難兄難弟

攝摩騰尊者并法

蘭尊者

此二尊傳見梁高僧傳

第一卷○翻譯名義集

宗翻譯名義集曰譯經圖

注云惟孝明皇帝天中

三載歲次庚申帝夢金

人頂有日光飛味殿庭

上問群臣太史傳毅對

曰臣聞西域有神皇之

齋佛陛下所夢其必是

乎至七年歲次甲子帝勅

中書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西尋佛法至印度國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

駝經并將畫釋迦佛像以永平十年歲次乙卯至于洛陽帝悅遣白馬寺譯四十二章至十四年

正月一日五岳道士褚善信等負擔不悅因朝正之次表請較試秘道尚書令宋康引入長樂宮帝曰

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兩日信等以靈寶諸經置道東壇上帝以經像舍利置道西七寶

性相始備永為法燈照千萬世

攝摩騰尊者

金人入夢荷法而東開天誓日力在厥躬如盲始見

如聾忽聰攝袂外舉永植吾宗

竺法蘭尊者

聖不獨化必有其輔摩騰既東師亦步武肇譯諸經

始露法雨如來之使震且之祖

法蘭尊者

四

行殿上信等遠望涕泣故講天尊詞情懇切以栴檀柴茅燒經莫經無損並為灰燼光時升矢入火覆承隱形皆不復麻蓋禁咒者呼策不應時太傅張衡語信曰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城真法時南岳道士費樛才等慙怛自感而死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眾映蔽日輪摩騰先是阿羅漢即以神足游空飛行坐卧神化自在時天雨寶華及奏樂感數人情摩騰復坐法蘭說法時眾咸喜得未曾有時後宮隕夫人王婕妤等一百九十八人出家司坐揚城侯劉善峻等二百六十八人出家四岳道士呂慧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京都張子尚等三百九十一人出家帝親與群官為出家者剃髮給施供養經三十日造寺城外七所安禱城內三寺安尼具如漢明法本內傳此事詳于廣弘明集第一卷○**斌武詩**生民篇曰履帝武敏歆註曰武迹又國語第三卷曰夫日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註曰六尺為步貴君以半步為武○如來之使法華經法師品曰說法華經乃至一向當知是人則如來使

康居會尊者

梁高僧傳第一卷并神僧傳第一卷有僧會傳又梁高僧傳第十八卷有後僧會傳○廣弘明集第一卷曰孫權赤書四年有康居國大臣相長子棄俗出家為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剛正遊化為任時三國鼎峙各禮威權佛法久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開化行南國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耶會曰佛晦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愈堅燒之不熱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耀官殿臣主驚嘆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典故名建初寺焉

康居會尊者

江南綠熟有光燭天尋光而至師善其權首請舍利為大法光塔寺肇建慧炬始然

時各禮威權佛法久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開化行南國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耶會曰佛晦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愈堅燒之不熱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耀官殿臣主驚嘆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典故名建初寺焉

鳩摩羅什法師

梁高僧傳第二卷曰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調儻不辭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鬘法生智子諸國甥之並不肯行及見摩來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糞木寺各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眾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窟之證及神生之後還忘前言○又曰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

鳩摩羅什法師

靈發母胎妙慧若神持鉢悟音幼齡說經佛法東傳訛謬相承實藉師至放大光明

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

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毘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謬受而備達其文於六
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王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
有二益一國內沙門取其不遠必見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實我也必求交
好王許焉即說大會請什升座說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又曰自大法東被始
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與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世既至此以請入西
明閣及道遥園譯出眾經什既率多諸論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使既覽舊經義多純繆可
由光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與使沙門僧智僧遷法欽道流恒道標僧睿僧肇等八百餘
人聽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與執舊經以相離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眾心恆伏莫
不欣讚○私曰與者指姚興而言也看者宜詳焉

台宗諸祖

北齊慧文尊者

佛祖統紀第六卷曰北齊尊者慧文姓高氏師風稟圓乘天真獨悟因閱大智度論引大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道種智具足

台宗諸祖

北齊慧文尊者

禪法西來多局漸因惟師崛起悟乃天真法稟龍樹觀智一心圓頓妙門如日初昇

具足一切道種智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當學

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令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

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令入信般若波羅密故次第差

別說欲令眾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

緣住住因緣滅又如心一數法不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

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二心中得且果既

一而得因豈前後而獲故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七雙照即入初住無生忍位師又因讀中

論至四掃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

因緣所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為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

師在高齊之世聚徒千百事業未棄獨步河淮時無競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以為履

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南岳岳盛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北者皆無闕焉○右引大智度

論者彼第二十七卷文也統紀註曰第三十卷者非也

南嶽慧思尊者

佛祖統紀曰南嶽尊者

慧思姓李氏元魏南嶽

州武津人也兒童時蒙

梵僧勸令入道其見明

穎讀法華經樂法情深

南嶽慧思尊者

抱經空塚悲淚何切普賢摩頂默然為說稟觀北齊

法華頓徹展拓義門永迪來哲故知宿誓弘持當是

法華頓徹展拓義門永迪來哲故知宿誓弘持當是

法華頓徹展拓義門永迪來哲故知宿誓弘持當是

得借本於空家獨觀無
人教授日夜悲喜復以
豕非入居乃後託言成
擊穴棲身晝則乞食夜

地涌之列

六方具致

不事寢對經流淚頂禮不休久雨濕蒸舉身浮腫忍心向經忽尔消滅又夢普賢乘白象王摩頂
而去昔未識文令自然解所摩頂上隱起肉髻年十五出家受具謝絕人事專誦法華日唯一食
不受別請所居庵宇為野人所焚即嬰孺疾來求悔過其疾即愈乃再作草舍誦經如初又夢僧
曰汝先受戒作法非勝安能開發正道即見四十二僧為加角摩圓滿戒法既寤益厲常業又嘗
夢阿彌陀佛與之說法又隨弥勒同諸勝友俱會龍華感歎非常倍加精進年二十四因讀法
華經見讚美禪定乃編親禪德學摩訶衍常居林野經行修禪後謁文師答受口訣授以觀心之
法蓋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十七日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後竟猛禪障忽起四
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
八觸發根本禪因見三行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者
多吾今虛受法歲內媿深矣將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疑自解贊
曰南岳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道傳之天台其為功業盛大無以向矣故章安有曰思禪師名
高嵩嶺行深伊洛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於悟法華三
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前漢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可不惜哉石所錄
慧思傳見摩訶止觀科解第一卷地涌法華經從地涌出曰尔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摩訶
薩過八河沙數於大衆中起合掌作禮而白佛言世尊若聽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勤

加精進特請誦書為供養是經此者當於此土而廣說之尔時佛告諸菩薩摩訶薩衆止善男
子不須沙等護持此經所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萬恒河沙等菩薩摩訶薩一一菩薩各有六
萬恒河沙眷屬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佛說是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
地皆震裂而於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摩訶薩同時涌出是諸菩薩身皆金色三十二相無量
光明先盡在此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虛空中住是諸菩薩聞釋迦牟尼佛所說音聲從下發來

天台智者大師

佛祖統紀曰天台智者

天台智者大師

三山志卷之

智者字德安姓陳氏年
十八出家二十進受具
戒陳文帝天嘉元年時
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
即往頂拜思師曰昔日
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

受囑而來茲乃復遇南岳親承遺爾長悟獨宗經王
法雨滂澍圓頓妙旨千聖一路噫弘持若師者庶幾
不孤靈山所付

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昏曉苦倒如教研心切相代香拍盡繼之以粟卷簾
進月月沒燎之以松經二七日誦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
靜發照了法華若高腫之臨未谷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將證白師南岳更為開演凡自心
所悟及從師答愛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岳歎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

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群萬衆尋汝之辯不可窮矣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會元第二卷曰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顛荊州華容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章安結集法師

章安結集法師

佛祖統紀曰章安尊者法頂字法雲姓吳氏臨海章安人始生三月能

龍樹教觀天台始昌有師結集法波愈揚歷難註經雪被冰牀烈火弗熱其網永張

因以為名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極日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天縱慧解一聞不忘陳至德初謁智者於禪禪寺稟受觀法研釋既久頓蒙印可因為侍者隨所住處所說法門悉能領解復明年隨智者止金陵光宅聽講法華隋開皇十三年夏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十四年夏受圓頓止觀於玉泉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集大小部帙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功也煬帝大業十年著法華玄義二卷疏二十卷時隋末兵興寇盜群起師自序云推度聖文凡歷五載何年不見兵火何月不見干戈菜食水齋冰牀雪被其勞苦有若此云疏成烈火焚之不熱贊曰昔在智者為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辯宣說以被當機可也

至於未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立以編記之才筆為論疏垂之將來殆與藥書結集同功而此德也微章安吾忍智者之道將絕聞於今日矣

法華威尊者

法華威尊者

佛祖統紀曰法華尊者

出宰官宅入法王家定慧交發圓證法華飛錫定止

人母朱氏家世業儒年十八為本郡堂長父母

法鼓長槩胡為所願者小而所獲者奢其母乃地涌之一特現權而來耶

之曰少年何意欲違背日重誓耶因示其五願

曰一願臨終正念二願不墮三途三願人中託生四願重真出家五願不為流俗之僧蓋前身為徐陵聽智者講經深有詣入對智者親立此願師聞願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為師受具

之後落受心要定慧俱發即證法華三昧唐上元元年欲卜勝地說法度人孰錫而誓曰錫止之處即吾住所其錫自國清飛至蒼嶺普通山可五百里以隘狹不容廣眾陵空再擲至軒轅鍊丹山師既矣止翦棘以業班荊為座聚石為徒晝講夜禪手寫藏典於是名其地曰法華既而華首子來習禪者三百人聽講者七百眾常分為九處安居贊曰世謂徐陵對智者發五願轉身得出家學道證法華三昧嗣承祖位今詳觀願辭何期心未深而所獲更勝殊不知靈鷲同會咸為得

入故誠，以自在力用，或現宰官身，或示比丘相，昔徐陵念法華大權，益物隨願，出典豈嘗以世間仕宦，因福受報者，尤量之耶。此意有權實二義，唯明教者知之。地涌上，慧思贊具之矣。

天宮慧威尊者

佛祖統紀曰：天宮尊者，慧威姓魏氏，發願東陽入總角之歲，深厭勞生，遂入空門，祝髮受具，聞法華大弘天台之道，即從受業，刻志禪法，晝夜惟勤，三觀法門，頓獲開悟。時人見其深入威師之室，遂以小威師稱之。後歸止東陽深居山谷，罕交人事，自法華入滅之後，登門求道者，不知其數。傳法之的唯左溪耳。師於高宗朝與法華同封朝散大夫四大師，具越主請益全真尊者。勇退佛祖統紀第四十四卷曰：陳搏居華山，錢若水、朱蒙夫、馮之搏、邀入山，見老僧擁衲，附火若水，揖之僧，閉目而已。坐久搏問：何如僧曰：無此骨法。若水退，搏戒之曰：三日後可復來。如期而往，搏曰：始吾見子，神觀清粹，謂可以學仙，故請決於老僧。僧言：他無仙骨，但可為貴公卿於急流中勇退耳。問僧何人，搏曰：吾師，麻衣道者也。出湘山野錄。此事又見事文類聚前集第三十九卷。

天宮慧威尊者

大威之室廣而且幽，惟師入之作大法舟，勇退深山，鹿豕同遊，卷舒以時，厥化自周。

左溪明尊者

佛祖統紀曰：左溪尊者，本明字慧明，號列東陽人，姓傅氏，雙林木士，六世孫也。母葛氏感異夢，而有娠，既產，木嘗作嬰兒啼，每見人則欣笑盈面。九歲，繼業清泰寺，受經日過七紙。唐武后如意二年，落髮得戒，聞天宮感，山觀即往，求學未幾，一家宗趣解悟，無遺常以十八種物行頭陀行，依憑岩穴，建立招提，面列翠峯，左紫碧澗，因自號曰左溪。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常宴居一室，自以為法界之寬，心不離定，口不嘗藥，耆耆之歲，同於壯齡。採紙而衣，掬溪而飲，洗鉢則辭，後爭捧誦經，則眾會交翔，番樓林谷深，以為樂。一日有首狗至，山長嗥伏地，師為行，職不逾旬，日雙目俱明，每翹跪祈請，願生兜率內院，欽念之頃，忽感舍利從空而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呼門人謂曰：吾六即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奉，汝等師之，即端坐，長別壽八十二夏三十一。羽儀易新卦曰：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班固尚通賦曰：皇十紀而鴻漸，有羽儀於上京，見文選。

左溪明尊者

晚入天台，一及無遺，頭陀自律，澗飲巖棲，異類感化，舍利空垂，行粹道圓，表表羽儀。

六 理即空也 觀行相相似 方身而究意也

荆溪湛然尊者

佛祖統紀曰：荆溪尊者，湛然姓戴氏，世居晉陵，荆溪時人尊其道，因以為號。家本習儒，故幼學

荆溪湛然尊者

家學，緘授其道，未揚我師嗣之，于前有光，獨挾兩輪。

夙成在兒童中超然有

童俗志等十七訪道初

右遇金華方岩授以止

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

從學左溪溪與之語知為道器嘗謂師曰汝曾何夢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披二輪遊大河中

漢曰吾豈當以一觀二法度群生於生死之淵乎遂以慶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絳披

著禮伽梨尋詣會稽一律師博究律部久之演止觀于吳門開元左溪既沒師擊密藏獨運東南

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往乃蹈乎大方

今之入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根將欲取正舍予誰歸於是大啟妙法旁羅萬行

盡置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者為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

圓融之教悉歸於正深人止觀統例曰隋開皇十七年大師去世世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

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羅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威又其次曰左溪胡公其五曰荆溪

然公頂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蓋

二威之際緘授而見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

羅遺法勤矣備矣見佛祖統紀第五十卷

廣運無方窮玄刺辯豎竅勝幢

國清遠尊者
佛神統紀曰興道尊者
道遠不何許人唐大

國清遠尊者

偉哉荆溪難手其繼我師靈慧獨與之契法流海外

歷中來位荆溪於佛龍

洞悟迷女無所凝滯荆

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

興吾道矣遂授以止觀輔行師為眾開說發明深旨聽者無不領悟同門元皓一見師大敬服負

斤二十一年日本國最澄遠來求法聽講受誨晝夜不怠蓋寫宗論疏以歸將行誦郡庭白本

守求一言為據太守陸淳嘉其誠即畧之曰最澄聞梨身雖異域性實同源明敏之姿道俗坊敬

既觀光於上國復傳教於各賢遠小法師捨萬法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祕密不外

筌蹄猶慮他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所請印記安可不從澄既沒荆東還指一小為天台創一刹

為傳教化風盛播學者日蕃遂遙尊遠師為始祖日本傳教實起於此元亨釋書前十卷最澄

章可并考之

光煥天際如日東昇炤破幽蔽

國清修尊者

善入教觀妙旨如躍篤於事行行本無作塵尾之下
神智自廓金地之藏寶光映燦

佛祖統紀曰至行尊者

廣備姓留氏東陽夏昆

人早入遠師之室研窮

教觀而向心至行日誦

法華淨名光明梵網四

分戒本為常課六時行懺晚年彌篤每歲行隨自意三昧七七未嘗以事廢天台刺史韋珩素

重教門請入郡堂講正觀珎於即席深有所發時會聽者莫不欣慶會昌三年二月十六日於禪林華全身于金地道場登門弟子甚眾居上首名物外後二十三年門人良渚敬之發塔入墓之得舍利千餘粒大如菽即舊地建塔藏之妙旨如躍孟子盡心上篇曰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止學華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設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國清物外尊者

佛祖統紀曰正定尊者

物外姓楊氏闕之候官

人久從僧師傳正觀且

說且行大中未歲歎如

跌一室妙入正定謂

子曰汝若不死至五穀登時可擊磬引我出此歲餘弟子如所教遂從定起中和五年三月十五日

終於國清葬于智者塔院之側上首弟子云華力微休慧凝皆傳道于世以紹家學

國清物外尊者

會當其厄教法晦沉雲散鳥飛子影深林妙人正定

影滅塵凝一絲之脉以待曙明

國清瑒尊者

佛祖統紀曰妙說尊者

元孫天一人依國清外

國清瑒尊者

善說法者必如法說眾寡無形虛空有舌異僧來聽

法師學企觀盡其首妙

於講說不以學徒眾寡

二其心一日升座張集

或必有異僧一人自外而入威儀可觀致敬已坐行未講散復問訊即出師遣侍者邀之曾凌空

舉手笑謝而去師當僖昭之際天下方亂學教之徒忽聚忽散以故得定慧之業者艱其人唯清

瑒常標承事日久洞達無遺操師傳義從傳德傳上傳業賢修雅皆繼世有聞云善說法者

必如法說維摩經弟子品目連章曰夫說法者當如法說

稽首而別凌空笑謝始知是賊

國清竦尊者

佛祖統紀曰高論尊者

清竦天台人依瑒法師

精思止觀且夜不懈及

繼主國清說行無至時

錢氏建國吳越天台一

境有同內地師領眾安

處厲其志曰王臣外護得免兵革之憂終日晏安可不進道以答國恩每長日臨壑高論不已卒

莫敢有倦色門人世業者義寂志因覺彌

國清竦尊者

唐運既傾群雄統霸安知內地惟王寶藉勤修益

用答國化高論雲與秉炬深夜

螺溪淨光尊者

佛祖統紀曰淨光尊者
義寂字常照永嘉胡氏
母初懷妊不喜葷血及
產有物蒙其首紫紫帽
然幼白二親求出家乃
入開元依師誦法華甚
居而徵年十九祝髮具
戒詣會稽學律深達持犯乃造天台學止觀於疎法師其所領解猶河南一徧照也嘗寓四明育
王寺夢覺國清上左有寶幢座題曰丈殊臺欄栢外隔欲入不可俄見觀音從堂而出手卻行馬
低回相接忽覺自身與觀音體合為一自是之後樂說無盡初天台教迹遠自安史抵亂尤從會
昌焚毀殘編新簡傳者無憑師每痛念力網羅之先於金華古藏僅得淨名一疏其越忠懿王因
覽其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二藏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韶云此是教義可開不
台寂師王即召師由金門煙講以問前義師曰此出智者妙友自唐末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
多在海外於是吳越主遣使一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王為建寺螺溪痛曰定慧賜號淨光
法師及請謚天台諸祖一家教學鬱而復興師之力也

螺溪淨光尊者

體合觀音焔用不窮欲絕之緒賴師再隆搜古藏于
灰燼之餘取逸簡于大海之東赫赫吾師是謂能充
其宗

寶雲義通尊者

寶雲義通尊者

佛祖統紀曰寶雲尊者
義通字惟遠高麗國人
族姓尹氏梵相異常頂
有肉髻眉毫宛轉伸長
五六寸幼從龜山院釋
宗為師受具之後學華嚴起信為國宗仰晉天福時未遊中國至天台雲居忽有契悟及謁螺溪
開一心三觀之旨乃歎曰圓頓之學異茲歎矣遂留受業開寶元年溥使鎮承徽屢親師誨始舍
宅為傳教院請師居之太平興國四年法智初從師學六年十二月弟子延德詣京師奏乞寺額
七年四月賜額為寶雲禪院元年慈雲始從師學師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升堂受業者不可勝紀
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右賜而化闍維之日舍利盈滿骨中門人奉葬于阿育王寺之西北隅
證甘露滅楞嚴合論第二卷曰涅槃經曰甘露之性令人不死若合異物亦能不死世尊以寂滅
之體名甘露滅者謂其不死而寂滅也故維摩經稱得甘露滅學道成實積德曰了生無生盡無
盡知眼性離無去來為世眼明甘露滅何故現斯金色光又曰觀般若鬼趣饑渴大苦道高證妙
菩提施不死甘露

魏魏梵表東海之傑來學中華圓頓畢輒寶雲彌布
法韻超越舍利麟砌證甘露滅

四明法智法師

四明法智法師

佛祖統紀曰法智尊者
知礼字約言四明金氏
父經以枝嗣未生與妻

台教彫殘其復未久賴佛真子操智種首掃除異計

天台法智大師傳卷下

李氏請于佛夢神僧持
童子遺之此佛子羅
羅也因而有娠暨生遂
以為名神守清粹不與

作獅子吼惟一具字折服眾口

眾倫七歲喪母號哭不絕白父求出家遂注依太平興國寺崇建師十五具戒專探律部太平興
國四年從寶雲學教觀端拱元年寶雲歸寂師復蒞貫寶雲之首擇于左臂而行即自解曰將非
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操持種智之首化行於世也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門指歸錄成立別理直如
有隨緣義永嘉繼齊立指歸以難之謂不變隨緣是今家圓教之理別理豈有隨緣師乃垂二十
問以祛其蔽天台元履復立微決以代齊師之答而嘉禾子亦立隨緣撰以助齊師時仁岳居
座下述法智義立十門折難撥破三師人謂淨覺禦務之功居後四年遣門人本如會替什師持
十義普觀心二百問詣錢唐昭師室初是光明玄有廣略二本並行於世景德前錢唐恩師製發
揮託專解畧本謂十種三法純談法性不須更立觀心廣本有之者後人擅加耳慈光門人奉先
清靈光敏共造難辭二十條輔成其義時賢山善信致書法智請評之師亟辭之曰夫評是議非
近於評競知二公吾宗先達其可率爾信復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師於是始作扶宗記大明
廣本附法觀心之義謂恩師之廢觀心是為有教而無觀有梵天昭孤山圓皆奉先門學述難批
以助畧本謂觀有事理今十法始終皆以一法性而貫之豈非純明理觀師作問疑微之云若謂
十法是理觀者應以玄文是上三三昧畧本既無揀境且非約行理觀則知昭師及成有觀而無
教昭師復述各疑書從容改轉以為玄文直顯心性義同理觀師復作詰難責之云心性之名釋
難定判在因上人既以十法是果人所證則全非直顯心性又十法既不聞揀陰將何義同理觀

昭師又述五義云止觀約行觀心乃立陰等為境附法託事皆不立陰意謂今所立理觀是事法
之例不須立陰又被詰之後知心性在因卻覆改云直顯法性師復作問疑責之曰若難本微直
顯心性純明理觀何得將事法之觀答之豈非義窮計盡耶此書既往逾年不答師復作問以
促之昭師徐為釋問以十乘妙理為所觀境師復責之云本立三障四魔為境界今若以十乘妙
理為所觀境即以三障四魔為能觀智耶自發揮至今釋問四番轉計五向隨員往復各五綿歷
七載乃捻結前後為書二卷斥昭師一不解能觀法二不識所觀境三不分內外二境四不辦事
理二造凡十章目為十義書又設為二百問以質之時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什論辨不可當遂
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令還不復致答○十義書事又見佛祖統紀第十卷梵天夢昭法師草

華嚴諸祖

杜順和尚

佛祖統紀第三十卷曰

法師法順萬年杜氏十

八出家師因聖僧道珍
受學定法凡世間輩唯
遇之者必能聞無語至
於驅園圃蟲誠惡性焉
德及異類所不可測唐大

華嚴大海汪洋莫擬若非大智孰窮其底開法東門

示還源軌是知我師必曼殊氏

大赦聖躬自安上從之疾遂瘳因錫號曰帝心師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之說淨
土路逢神樹鬼廟即焚毀之正觀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坐忘於南郊義善寺雙鳥入房異香留
室塔肉身于樊川北原有弟子謁玉臺抵山麓見老人語曰未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尚是也第
子趨歸師已長往至今關中以其是且作丈殊忌齋師著法苑珠林一卷專弘華
嚴以授雲華智嚴嚴授賢首法藏其教遂行若非大智孰窮其底賢釋經百五卷偈曰未殊大
智士深達法源底見祖庭事九六丈殊仗劍下曼殊梵語文殊師利或曰曼殊室利此云妙德
又云妙吉祥見翻譯名義集菩薩別名篇

賢首法藏法師

賢首法藏法師

初祖檀三祖智儂三祖賢首今至十師始興也妙旨
故以法苑名之日法苑珠林

佛祖統紀曰法師法藏
其祖康居國人來居長
安藏年十六詣四明阿
育王舍利塔鍊指誓

來必有因燃指立誓遊毘盧海窮法界致口門放光

學華嚴則天朝為沙弥
策名官禁通天元年詔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星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萬眾歡呼都講

神京震地偉哉我師垂範萬世

奏其事則天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授滿分戒賜號賢首戒師詔入太極宮寺位實難陀譯華
嚴經聖歷二年十月詔講於佛授記寺講堂京師地皆震動即日召對長生殿師乃指殿隅金師
主謂大經理深事廣文博義為非入理聖人無以達其奧是以立見追之喻曉無涯之法况法

界體師子喻法界用其中立為五教一愚法聲聞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終教四大乘頓教五一
乘圓教則大豁然頓解乃著其說為金師子章睿宗受內禪請師授菩薩大戒師真衣糲食講華
嚴三十餘徧楞伽密嚴梵網經起信論等十部皆為義疏先天元年十一月終于大薦福寺贈鴻
臚卿葬神和原師既亡弟子慧苑悉叛其說滅後百年而得澄觀

清凉澄觀法師

清凉澄觀法師

佛祖統紀曰法師澄觀
會稽山陰人夏侯氏出
家於應天寺誦法華經
十四得度乾元中學律
於棲霞澧師受南山行
事於臺下受菩薩戒於
常照傳關河三論於玄

報緣之勝吾不暇致其稱毓德之粹吾無能指而名
以法界海慧窮法界海經吾又何得而探其深若我
師者豈獨七帝之師實萬世之儀刑

壁江表三論之盛始於此大歷初於瓦官傳涅槃起信論終南法界佛法藏還源起復造東京受
雜華於大統十年從荆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疏謁中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客決南宗禮法見
慧雲明了北宗玄理此土儒墨皆乾梵書諸部異計四韋五明顯密儀軌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
巡禮五臺峨眉俱瞻瑞相還居京師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仍講華嚴大經造新疏二十軸德
宗誕節召講經內殿以妙法清凉帝心遂賜號清凉法師紫納方袍禮為教授和上教禮部尚書

李執備禮奉迎與屬賓般若三藏譯烏茶國所進華嚴經帝親預譯場二日不至即差僧如記丘
法談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衆事與欲清淨元和五年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豁然有得故有
同鑄金印加號大統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示寂壽一百二歲臘八十三華終南石室塔
曰如來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夜目發光晝仍不覺亦供二筆日記萬言蓋形一食宿不離不
歷九朝為七帝門師前漢與江淮四十僧禮觀五臺師領徒萬指出知遠迎當時美其尊師之有
禮師去賢道百餘年通稟其旨所著疏記四百餘卷講華嚴至五十編建無避大憲十五會弘法
弟子三十八人宰相裴休奉敕撰碑○三藏法教第二十九卷註曰九朝者唐憲宗肅宗代宗德
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也七帝者即代宗以下七帝也法界海慧圓覺經清淨慧章曰法
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儀刑詩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慈恩諸祖

玄奘法師

佛祖統紀第三十卷曰

法師玄奘洛陽陳氏年

十一誦通維摩法華時

道基法師化行長安師

負笈西遊從父阿昆曇

遊維心論等基贊之

慈恩諸祖

玄奘法師

少歷講席神悟禮聲聞關未法委命秉誠五百餘部

窮高極深大教斯備相宗始弘

一區定

階階後漢
荀式傳注
猶言崎嶇
屢藉

曰予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此武德中在京師講維心論以不死文相為所服射蕭瑞
奏任大莊嚴寺正觀二年上表遊西竺上允之杖策西征遠逾葱嶺毒風切肌沙塵路過溪間懸
絕則以繩為梁梯空而進及登雪山壁立千仞人持四棧手足更互著崖孔中核臂而過張鷹背
壯壽所不至也過沙河逢惡鬼異類出沒前後師一心念觀音及般若心經倏然退散積山水雪
春夏不解徒侶凍死者七之四入鐵門峯壁皆鐵即突厥關塞也所歷百三十國凡如來所化之
地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規留影之山皆申禮敬獲寶像舍利貝葉七
十五部者山方等之教廣苑華字之文馬鳴龍樹諸所著述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途之致收羅研
究悉得其文雖七例八轉之音三聲六釋之句無不盡其微妙既而祇羅國王賜青象白馬以助
馱載十九年正月歸長安留守房元齡備禮幡吹釋部威儀道俗數萬眾以賢贊迎師二月至洛
陽見上於儀鸞殿慰勞勤至問西域事述詔撰西域記山川風俗前史未聞詔就福寺與沙門
道宣靈綱等同翻譯二十年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論請上製聖教序二十二年進論佛地
師論上親覽歎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若汀滢方溟渤耳世言三教齊致
此妄談也詔寫新譯經論宣賜九道旛管展轉流布麟德元年二月四日告眾曰勿泡之實何得
久停令眾稱勤願與舍識速奉慈顏遂右脇累足以手支頤凝然不動師至天竺遇龍樹宗欲從
其學其徒令服藥求長生方可窮研宗旨師自念本欲求經恐心術不就有宿願遂學法相於
戒賢傳唯識宗賢時年一百三歲蒙文殊付託忍死以運柴賢用三時教一有空二不空不有
起信論雖出焉焉久而無傳師謬唐為梵俾流布五天復聞要道師之功也五百餘部統紀曰
七十五部又續高僧傳玄奘傳曰臨終命僧讀所翻經論各目已終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

卷又唐太宗三藏聖教序曰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聖業又西域記序曰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今日五百餘部未知所由

窺基法師

佛祖統紀曰法師窺基

代郡人金吾衛將軍尉遲敬宗之子母葉氏夢吞月而孕六歲聰慧過人項有玉枕指文如印

未成童便能著書初葉王藏得童子於西域聰悟絕倫嘗獲諸敬宗宗呼基出拜葉使誦所著兵書數千言葉數目童子基誦畢葉曰此古書也令童子覆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因已將殺之矣就寫出家因念曩在天竺起歸與之興卜者謂曰師可東歸弟子生矣識既冥符舉以告宗宗曰此子悍暴豈堪受訓葉曰即若器度非將軍不生非貧道不識宗竟諾之基佛然曰得不斷欲茹葷血過中食聽此三事乃可矣葉念先以欲鉤牽遂矯詐之正觀二十一年奉教落髮時年十七住廣福寺稟受葉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撰述疏鈔及於百部時號百部論師東行博陵或請講法華造玄贊大疏十卷永淳元年十一月示滅於慈恩翻經院御製像讚教諸寺圖彩以祀基墓于葉師之塋。宗高僧傳第四卷有傳宜并考也

窺基法師

惟識一家其義最微葉得其訣非師孰窺撰疏述鈔直揚其蔽如暗得炬百世所師

法相宗志卷四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師也

淨土諸祖

東林惠遠法師

佛祖統紀第二十七卷

曰法師惠遠姓賈氏廬山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

淨土諸祖

東林惠遠禪師

深般若門別開骨董舖濁浪儘滔天一舟橫古渡

莫道將錯就錯何曾不是長安路

其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度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太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初開法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場沙門曇曇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入太元六年至尋陽見廬山開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永僧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經龍王經忽有神蛇從地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殺囚各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遂同止而師學侶眾衆水乃謂刺史相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他往其又大雷雨震詰且林麓廣闊素以布地檀栴文梓充斥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嘗謂諸教三昧其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實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曇曇僧叡曇恒

東林惠遠

道內曇詵道敬佛臥耶舍佛臥殿陀羅各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眾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道民普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將錯就錯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見會元第十六卷

法昭禪師

佛祖統紀曰國師法照

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

峯寺慈忍戒定為時所

宗嘗於僧堂食鉢出觀

五色雲中有梵刹當東

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

五臺寺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翔雲彌覆雲中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

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來禮觀大聖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

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湖北石門旁

二青衣一欄善財一欄解脫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方二十里一

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五樹入講堂見森在焉靈寶在東踞師子座為眾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

法昭禪師

宿必有因境乃先現及到其處文殊觀面指歸淨土

未季方便捨茲一途轉見瞑眩

遊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未代凡夫未嘗修何法門又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發念次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眾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忽觀眾寶官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壁有五枝燈師曰汝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偏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念置刻石為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眾曰吾事畢矣數日別眾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千也師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官中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太原果見所勸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習人念佛亦及五會宋高僧傳第二十一卷有傳瞑眩書說命篇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古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開謂之瞑眩瘳愈也

律宗諸祖

南山宣律師

佛制比丘依戒而住遺

教經曰汝等比丘於我

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

提木之如闍遇明貧人

律宗諸祖

南山宣律師

佛制弟子依戒而住任慧既興越畔而去師弘四分

提木之如闍遇明貧人

得實當知此則是汝業
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
也 師弘四分佛祖統

戒光遠著百世所依法門一柱

師第三十卷通宣律師
傳之末曰：靈庵曰：澄照屢感天神，揚推律相參諸異部，以四分為宗，撰述疏致，破斥諸家，但據律
實論師之說，以五義分通大乘，去為圓宗戒體，又立三種藏法，不依方等普賢，乃取唯識別教，以
為末世初心，職重觀法判位，高不無可議。道宣律師，懿宗朝，謚澄照。戒光遠著梵網戒經
曰：是故戒光從口出，宋高僧傳第十四卷有傳。

靈芝燭律師

靈芝燭律師

佛律統紀曰：律師元照
餘統唐氏初依禪律學
律師十八通誦妙經試
中得度專學昆尼後與
擇狀從神悟謙師悟曰

該練三學以成而本如冰如霜秉誠力踐於南山
賴師繼顯蓮邦緣熟天樂聞遠

近世律學中微，汝當明法華，以四分復從廣慈。法師受菩薩戒，戒光發見，乃博究南山一宗，
願漸律儀，常布衣持鉢乞食，于市主靈芝三十年，衆至三百，義天遠來，求法為提，夫要授菩薩戒，
會幾滿萬，增戒度僧及六十，會施食禳災，應若谷響，所至如藍心，為結界，每日生弘律範，死歸安
養，平生所得，唯二法門，故和六年秋九月一日，集衆，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潮上瀉入，塔開天

樂舉于寺之西北，證大智塔曰戒光。師被南山大學曰：詩云：師被南山，維石岩人，赫其靈，尹民
具爾瞻註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節截然，高大貌。

瑜伽諸祖

瑜伽諸祖

不空上師

佛祖統紀第三十卷曰
持密語以希顯驗者非
與夫解第一義者妙心
一悟當座而決是以潔
齊三業精朗軌儀誦專
數言課充億萬積月累
感而用成無間重精嚴
息而始獲一感也維茲

不空上師 品履含加金剛菩薩龍猛龍智 金剛智不空
忠明超之密家七祖也

現身天王亦來聽令宣徒
秘密之功實乃不思議之
聖

據灌頂位佩昆盧印心精冥感如響斯應文殊持為
現身天王亦來聽令宣徒 秘密之功實乃不思議之
聖

而回不信也 撰瑜伽密教志註曰：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一切乘境行果所有諸法皆相應也。
不空上師

佛祖統紀曰：國師不空西域人，幼隨叔父觀光上國，值金剛智從之，傳瑜伽義，智授梵本聲明論，
旬日成誦，奇之，引入金剛道場，驗以擲筆，謂為勝已，師初求法，夢京師，像皆東行，寤以問智，智曰：
汝有受道之資，吾何靳哉，即授五部及藉悉地儀軌，智沒奉遺教，西遊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智受

五部教王者厚方
金剛部阿闍梨
勇進花部
星雲佛三南方
空生部壇生佛
北方羯摩部不
空成執三中央
灌頂部出戶
金剛三見之藏
法教又大此半
金剛不空三
摩耶經 理經

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二十九年前師子國歸至廣州
訪使劉巨濟請建華頂壇法感文殊見身度入千萬天寶元年西域大石窠有五國人寇安西登
師入西上親秉香爐誦仁王護國密語方二七篇上忽見神兵可五百人帶甲荷戈立於殿庭
師曰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意往救安西請設食以遣之至四月去西夷二月十一
日城東北黑雲屯見金甲八丈餘空中鼓角大鳴聲震天地寇人帳幕間有金鼠繫引望國時
奔潰須臾城樓上見天王形謹圖其像以進驗之即誦咒日也乃救諸道於城西北隅置天主像
師每壽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咒擲之神自立于座四眾環視兩目睜動感格踵至前代兩朝尊
為灌頂國師每以至理開發君上加試鴻臚卿晚年示疾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
辭不受賜號大廣智三藏大歷九年六月示寂于大興善寺上廢朝三日賜祭贈司空謚大辯
正廣智塔舍利于舊居所譯經七十七部諸弟子得誦咒之法者慧朗為最故東夏以金剛智為
始祖不空為二祖慧朗為三祖云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
行其道

一行禪師

佛祖統紀曰法師一行
張公謹之孫也初從普
寂落髮真焉一見奇之
謂寂曰此子非君所能

一行禪師

識驗也儀天象定者曰德共言得承之驗也
五部教法師獲其印陰陽識緯俗稱其聖既契心於
嵩山之門胡為盤桓乎他學之徑是知大人智用若

摩尼珠何殊方而不圓映

橫範當從其東請南詢
可也師所至則從迎之
凡西域具兼陰陽緯識
靡不窮究博密教於金剛無畏結集毘盧遮那經疏登壇灌頂受論伽五部法開元三年詔入見
帝出世法及安國撫民之道時號天師帝以國祚為問答曰變與有萬思行社稷終吉以金舍進
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以計早禱山之亂上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識洗然忘憂終吉者
至昭宗而絕昭宗封吉主也十五年陪駕幸新豐道病詔京師中大德結壇祈福十月八日示寂
于華嚴寺停龕三七日顏貌如生遺訓入原蓋大慧禪師所著易論大衍曆其目在唐其書藝文志
宋高僧傳第五卷一行傳曰本宗闡之詔入謂行曰師有何能對曰畧能記覽他無所長帝遂
命中書取官籍以示之行周覽友卑廣其志記念精熟如素所習數幅後帝不覺降榻贊首曰
師實聖人也嗟歎良久尋乃詔對無遺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時刑和嘆道術人莫窺
其際嘗謂其情曰一行和尚真聖人也漢洛下閭造實云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
期畢矣屬大衍曆出正其差謬則洛下閭之言可信非聖人孰能預於斯矣○嵩山普寂禪師詞
北宗神秀禪師普寂傳見佛祖通載第十三卷

應化聖賢

佛圖澄國師
梁高僧傳第九卷并神
僧傳第一卷有佛圖澄

應化聖賢

佛圖澄國師
天竺之人西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

曰天竺佛國澄至海自
言百餘歲常服氣自覺
能積且不食善誦咒役
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繩
塞之夜讀書則披綿出
光照室又每臨溪從孔

石氏之暴如猛虎噴師胡為來乃作厥寶百千光
用何其神實以行師之仁所謂如狎鷗鳥者其未得
師之心

中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能聽鈴音言吉凶莫不奇驗會洛陽寇亂潛伏草野以觀時變時
也高波夜殘殺澄杖錫勸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咒之俄青蓮華生鉢中光色耀目勸由
此神敬延之軍中未幾劉曜求戰以決雌雄左右以為未可勸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
矣陶僕谷勉老當此語也秀支軍也替庚陶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幼秀當狀也言軍出從得
劉曜又冷童子取麻油合懸脂躬自塗於掌中舉示童子燦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
馬一人白首以米糲糲用澄曰此即曜也遂出戰果生擒劉曜勸稱王行皇帝事敬奉於馬
每舉事必咨而後行勸弟李龍襲其位從劉曜心軍澄下令以綾緜乘離華朝會引
見常侍御史悉助環與升殿太子諸公扶翼而前至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敕司空李農朝又問
候時支道林聞之曰澄公其以季龍為鷗鳥耶及晉軍侵准以季龍怒曰吾奉佛供僧返更致寇
佛無神矣澄入見曰陛下前身為商人經罽賓寺設大會曾有六應真吾其一也有聖者曰此檀
越報盡為雞乃王罰地今陛下為天子豈非奉佛供僧而致耶勸場侵強有國之常何為怨謗三
寶與壽念季龍悔謝因問曰佛法不殺朕為天下掌生殺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

忍顯讚法道不為暴虐不害無辜以有為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亦不可
月尚書張謙家富事佛而所為不法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若雖崇飾寺塔而貪冒不已無益也
及將去也詣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國有難乎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
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昔德行無玷雖死如生咸無礙于歲尚何益哉然有可恨者國家存心
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社福而在政猛虐賞罰交愆特違聖教致國祚不延也季龍踴躍嗚咽澄安
坐而逝後有沙門自罽州來見澄入關以聞季龍命發塚視之唯魄石存焉季龍大惡之歎曰石
吾姓也大和尚埋我而去其能及乎未幾石氏果滅澄度弟子數千萬人凡居其所國人無敢向
之呼唯每相戒曰莫起惡心大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如此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石虎字季
龍即不勒從子佛趙之弟二主也晉書避唐太祖廟諱只稱其字耳見輔教編註
鷗鳥書言故
事第十一卷曰列子黃帝篇曰海上人有好鷗鳥者每自從鷗鳥遊至數百其父曰取來吾玩明
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季南隱大舍箴曰海翁忘機鷗鳥不飛海翁易慮鷗鳥飛去

慧約國師

唐高僧傳第七卷曰釋
慧約字德素姓東陽
烏場人也祖世蟬聯東
南冠校有古其榮衰者
云後世當有若行得道
者為帝王師焉母留氏

慧約國師

此大菩薩現比丘身戒從性發通豈修成作帝王師
主大法盟誌公之匹千載遺馨

神通實瓜實德是習故

神行德

神行德

夢長人獲金像，念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夢，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誕載之，且无香，充滿身，白如雪，時俗因譽為靈，祭故風，鑿身簡，神志凝靜，無塵之歲，有異，凡童，惟舉沙，為佛塔，豐石，為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者，經論語，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為惠，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士以爲，常懷悲憫，由是，不服繚纏，季父喜，改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久，甚速，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牙戟，謂曰：汝終日殺生，善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且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宿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乃，擊手，東指，云：劍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左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剎，徧禮，塔廟，肆煮，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史，故東境，謡曰：少達，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歸，落髮，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於宋，代，僧室，之首，律行，純持，為特，進，顏延年，司空，何遜，之所，重，又隨，靜，住剎，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二紀，及靜之云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命，粒，若棲，所，以松木，蠲，沃，延華，深，有成，益，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為劉，令，欽服，道素，側席，如禮，於鍾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號，山，法，風，知寺，住，以寺，結守，山，振，疏，壞，出地，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顒歎曰：山，後約，至，清虛，滿，世齊，太宰，木簡，公，稽淵，太尉，文憲，公，王，佺，法，命，期，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弘，法，教，淵，嘗，請，講，淨，名，勝，鬢，儉，亦，請，開，法，華，大品，淵，過，疾，晝，寢，見，梵，僧，云：善，薩，當，至，律，有，道，入，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寤，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齋，給，侍，中，華，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為，禮，或，問，以，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輸，曰：善，薩，出，世，友，師，於，天，下，豈，若，夫，致，敬，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為，然，且，約，亦，通，冥

高火三下書評
蓋之信大神
道術者名
然則程程
不磨致之
術也其性也

感思，歸，還，而二親，喪亡，垂，及，臨，訣，孺，慕，嬰，號，不，交，人，世，積，時，停，柩，以，開，慈，道，後，還，都，又，住，高，堂，少，博，沈，約，隆，昌，中，外，任，獲，與，同，行，在，都，惟，以，靜，莫，自，娛，禪，蒲，為，樂，異，香，入，室，猛，獸，馴，常，入，金，華，山，採，信，或，停，亦，松，間，遊，止，時，逢，宿，火，乍，屬，神，光，程，真，不，思，故，畧，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天，浴，祭，酒，居，之，妖，猶，充，生，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移，居，曾，未，決，旬，而，神，懸，耳，息，後，書，卧，見，二，青，衣，女，子，從，相，水，出，禮，悔，云：風，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爾，災，性，永，絕，及，沈，侯，罷，即，相，携，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禮，敬，除，隆，文章，往，復，相，繼，尋，漏，以，沈，詞，藻，之，盛，秀，出，當，時，臨，官，遂，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來，嘗，以，朱，門，蓬，戶，為，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道，昔，為，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僕，之，者，檀，越，為，之，當，復，入，地，矣，天，監，元，年，沈，為，尚，書，僕，射，啟，教，請，入，者，住，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數，有，憂，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滅，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契，未，然，皆，地，類，也，既，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蘊，讀，胸，襟，陶，鑒，懷，抱，顯，說，弘，道，當，仁，不，讓，物，勞，及，引，蔭，益，群，品，皇，帝，劉，彫，反，撲，信，無，為，道，發，善，提，心，構，重，雲，殿，以，戒，業，精，微，功，德，精，廣，既，為，萬，善，之，本，實，亦，衆，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長，若，須，弥，勒，群，山，之，最，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茲，而，之，帝，乃，博，採，經，教，探，立，戒，品，條，章，畢，舉，儀，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為，道，資，久，弘，理，無，虛，天，人，之，外，義，起，各，器，之，表，以，約，德，高，入，世，道，被，函，實，允，膺，關，稅，之，尊，獨，當，智，者，之，選，遂，然，讓，清，在，回，執，懇，懇，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教，引，身，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爾，去，未，幾，省，禮，供，故，合，至，十，一，年，已，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善，薩，戒，乃，幸，羊，覺，殿，降，彤，玉，璽，屈，萬，乘，之，尊，申，在，之，敬，暫，穿，袿，服，恭，受，田，禾，宣，度，淨，儀，曲，盡，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夢，自

是入見新施漆場上先作禮然後就坐羣諸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身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為本生焉大同二年又教改所居竹山里為智者里縉雲舊壤傳芳圖謀山川靈輿擅奇幽夏福地仙鄉此焉做之而約飯餅松木三十餘年布衣過七十載嗚謙立操標望當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羣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擁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救遣舍人徐儼參疾答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命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際宰輟聽覽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殯之初約因疾見一老公執錫杖及遷化且諸僧咸卜寺之東岩帝乃改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史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敕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嗚唳聲甚哀婉葬後三日效來永浙下救登碑墓左詔王為文十載遺馨恒温字子无生未甚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因試使啼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嘗撫枕嘆曰男十五歲流芳百世亦當遺真萬年見排韻

寶誌大士

佛典金剛經第十四卷

曰寶誌字德遠號紫雲

紹興末公初建康軍府

寶誌大士

從鷹巢來異跡莫測梁武頗解相親怎奈認者形色

何至一

自而自

不免務破面門何妨通身漏洩祇為僧繇不作家致

千里雲昏黑

嘗撰寶誌公行狀畧曰師諱寶誌金陵人宋不嘉中示迹於東陽寺在木鷲巢中朱氏婦汲水聞嬰兒啼遂養育之因以朱為姓後施宅為寺即今寶林寺是也師鏡容鷹爪不類凡童七齡入京師鍾山道林寺師事僧儉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離是寺居止無定持一錫杖掛刀尺拂子鏡帛之類徒跣於闌闕間髮長數寸飲啖不擇或數日不食而無飢容或一日數食而無飽態齊建元間異跡頗著士庶恭事者不可勝數梁武踐祚益加優禮師嘗求魚膾於帝帝雖從請意頗惡之師索水吐盆中魚活如故有木浮江中汴流而上帝與師及士庶觀之師舉錫一招木隨至岸地繁檀也帝敕供奉俞僧紹如師之像既克肖矣但少鬚髮師拔髮拂像兩鬚髮即隨長帝敕張僧繇寫師真容竟不能就師遂以爪劃開面門現十二面觀音相曰黑漆戶佛早留心直至今不得妙像陵三歲其父携往見師師撫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中大同丙寅冬師移華林園全像於所住房帝曰師將去我耶未及旬自是年十一月示疾帝命奏樂晝夜不絕至初六日而終於興皇寺葬全身於鍾山皇女永安公主為造塔五層塔前建閣善精舍梁賜妙覺大師應世之塔太平興國七年賜額太平興國禪寺真宗朝詔天士避師諱祇稱寶公乃改賜道林真覺之號高宗加慈應慧感木師賜其塔為感順云師遂以爪劃開面門現十二面觀音相會元第二卷寶誌章作師遂以指勞面門為放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見祖庭事花草六卷

僧繇見祖庭事花草六卷

五九

寒山寒弄拾得全

此二人贊當考寒山子詩集而詳之以其易見故下贊于此

寒山大士

世人見汝如風如狂汝見世人可笑可傷高歌松下
世人見汝如風如狂汝見世人可笑可傷高歌松下
抵掌路傍寒巖子影草長烟涼賴有豐干拾得大家
同，上戲場

拾得大士

無姓無住卻是恰好逢人撥著敗露不少寒山接拍
無姓無住卻是恰好逢人撥著敗露不少寒山接拍
哭笑不了一自寒巖歸去後至今涼月照秋草
哭笑不了一自寒巖歸去後至今涼月照秋草

布袋和尚

抵這布袋惑亂人多逢著便乞為個甚麼縱遇作家
抵這布袋惑亂人多逢著便乞為個甚麼縱遇作家
挨撥卻也不奈渠何噫古恠一任古恠切莫認渠作

布袋和尚
會是第二卷曰明列奉
化顯布袋和尚自編製
此形裁服履覺額
出語無定寢跡隨處常
以杖荷一布袋弄破席

未來佛施

未某佛施

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
入囊時聚落見物則乞
或醃醢魚道纒接入口
分以許投囊中時號長子
即與汝一紋師放下布袋又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
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太惠師放下布袋又手福曰為抵如此為更有向上
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道裡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師曰汝不是
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我一支錢梁自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
端坐盤右而說偈曰踰勤真踰勤分身千百億時人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
現于他列亦負布袋而行四眾繞圖其像宋高僧傳第二十一卷師傳曰有偈云踰勤真踰勤
時人皆不識等句人言慈氏在迹也

長耳和尚

石龕松戶心甘行苦百鳥是歸天化可兩為是不傳
石龕松戶心甘行苦百鳥是歸天化可兩為是不傳
之妙為是神通之普具眼衲僧齊看取

濟顛禪師

長耳和尚并濟顛禪師
此二人傳未之考也
永明通蹟曰後漢乾祐
三年十一月二日吳越
王以誕辰飯僧於永明
寺王問師曰今有真僧
降吾師曰長耳和尚乃

定老佛應身也王趨駕
參禮定老云弥陀饒苦
少選脚踏而逝又佛法
金湯編第十卷錢弘微章
引此事未詳此人子又
別人手以不考其行業
故贊語亦不能知矣○續傳燈第六卷出湖隱齊顯書記顯嗣時堂遠遠嗣圓悟勤愚謂非此人
也蓋有別所指事若是胡隱齊顯豈可列應化之類哉

不依本分七倒八顛攬渾世東欺地瞞天任渠翻盡

案曰何曾出這絆纏逃返天台難隱拙虛名猶自至今傳

胡隱齊顯... 湖隱齊顯... 顯嗣時堂遠遠... 圓悟勤愚... 謂非此人... 蓋有別所指事... 若是胡隱齊顯... 豈可列應化之類哉

